



中 華 文 庫

初 中 第 一 集

穆 罕 默 德

金 兆 梓 編

中 華 書 局 印 行



穆罕默德目錄

一	一個偉大的駱駝隊商家的孤兒	一
二	什麼叫做駱駝隊商	三
三	一神教的發祥地	六
四	穆罕默德的來歷	七
五	古來氏哈申家	一一
六	穆罕默德的誕生	一二
七	穆罕默德在襁抱	一四
八	穆罕默德的幼年	一六
九	朱乎得、忒爾撒及其他	一七
一〇	穆罕默德的童年	二〇
一一	穆罕默德成家了	二一
一二	「克而白」	二五

一三	穆罕默德成聖	二九
一四	道高一尺魔一丈	三二
一五	海北涉的賢王	三四
一六	韓澤與歐墨爾	三九
一七	穆罕默德的和平奮鬥	四一
一八	「黑奇拉」	四五
一九	百德里之役	四九
二〇	三敗蘇福揚	五五
二一	理歟兵歟	五九
二二	穆罕默德統一阿刺伯	六五
二三	穆罕默德之死	六九
二四	我們對於穆罕默德應有的認識	七二

穆罕默德

一 一個偉大的駱駝隊商家的孤兒

距今一千三百七十六年前，即公元五七一年，也即我國南北朝時代南朝陳宣帝太建三年，在亞細亞洲西南隅一個名叫阿剌伯的大半島上墨克城中，一個駱駝隊商隊長家裏，誕生了一個小孩子。據說當年這孩子將產未產的時候，空中有很美妙的音樂，嘹亮的響起來；又有無數禽鳥，綠喙赤足，飛翔上下；還有一道白光籠罩住產生他的那間房子。這孩子下地後，生得眉橫一字，面如滿月，廣額大耳，隆準俊目，鬚鬢清疏，體中自發膏沐之香，臍帶不煩割而自斷，人人都以為這孩子將來一定是一個非常的人物。這孩子便是本書所要記述的回教教主穆罕默德。

以上所說，當然都是回教典籍中記述他的靈異之處。非常的人物，必有非常的靈異，這是中外記述家所同有的意識，我們也大可不必去尋根究底，考據有沒有這種情形。可是這孩子倒的確是一個非常的人物。後來統一那部落林立的阿剌伯半島的是他；創立一個傳遍歐非三大陸的回教的是他；至今還與我佛如來釋迦牟尼救世主耶穌基督鼎足分占全世界人

類的心靈的也是他。還能說他不夠非常嗎？

講到他將來的事業，當然是偉大得不能再偉大；可是講到他幼小時的苦難，卻也苦難得不能再苦難。他受苦難的事，當然是後來的事，我們自當留到後面再講，不過他之所以會得受苦受難到無可再苦難的原因，卻是與生俱來的，我們卻不妨先在這裏說一說。這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只因他生下來就是個孤兒。講到他的出身，雖也是阿爾暨洲（即阿刺伯半島的異譯）墨克城首領爾卜篤穆託吏部的孫子，可是他的父親爾卜賓喇希卻剛剛在他生下來之前，就已因奉父命往遠地取萬年棗，而死在半路上了，所以說他生下來就是孤兒。孤兒，在阿爾暨洲，即阿刺伯半島上，是很被人家瞧不上眼的。當他生下來照當地風俗去僱乳傭的時候，那乳傭就因他是個孤兒，不肯受僱，要由他祖父再三央勸，方纔肯來給他餵乳。當他長大後，出外做駱駝隊商到沙牧（即耶路撒冷）地方去時，當地主人因見他容貌異常，請他上坐時，他有一個同做隊商的族叔父就說他是個孤兒，不配坐。甚至因了是個孤兒的緣故，連他在幼小時行動稍有異於常人的時候，也遭了他同族人甚大的嫉忌，還有人常常想要害他的性命。也正因此，回教經典古蘭經中也常常告誡人們不可輕視孤兒，或虐待孤兒。

他的祖父和他的伯父雖說相繼做了一城的領袖，實際上也不過靠着才能，經常地做了個駱駝隊商頭腦的緣故，可不像封建社會中或官僚政治下，或因有財產而做首長，或因做首長

而就可發大財。所以他家雖是城中的大族，也不妨其爲貧窮之家，靠做隊商餬口的。至於這孩子，不但他沒有出世就死了父親；到七歲上，他僅有的養育人母親阿美姆也死了，只好由他祖父來撫養；只過了一年，連他的祖父也死了，又只好依賴他的伯父額卜他吏部以爲生。這可說是極孤苦伶仃之能事了；所以等到他長大成人，能做隊商時，全副資本也都只靠借貸得來。像他這樣一個既孤且貧的孤兒，自然談不到受教育的機會，所以後來他的敵人蘇福揚就會輕蔑地說他「生未識字」（見天方至聖實錄卷十二）。但是這一個既孤且貧而又加上文盲的隊商家兒子，異日卻成就了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來。

二 什麼叫做駱駝隊商

上面常常提到駱駝隊商，這駱駝隊商究竟是怎麼回事？這須得先明了那地方的地理環境。原來阿爾壁洲，即阿刺伯半島，是世界上第一個大半島。這一半島的全境，可說是一片大高原，四周都是山地，中間有一片大沙漠，幾乎占了全半島的一半；尤其特殊的，在這面積達一百二十萬方英里的大半島上，幾乎尋不出一條河流，有之也都是都已乾涸了的。除了山地有可住人的所在外，點綴在沙漠地帶中的，只有幾處小草原，所謂有水草處的地方而已。加上這地方終年天氣炎熱，那就越發增加了這沙漠島的乾燥了；而尤其令人難受的，連下雨

也是一件終年難得碰到的事，這酷烈的乾燥，簡直是不容易有解除的機會。像這樣一個地理環境，農業之無法發展，那是命定的事實；因而除了牧畜外，生產也就跟着無法足夠。人生日用所需，當然只好求之於異域，貿遷有無的商業因而也就成了牧畜業以外惟一的重要副業，而且是每個牧人的副業。可是發展商業最重要的條件，當然是交通。這地方既無河流，水上交通自然談不上，便是陸上交通，在這種沙漠地，連車馬也無可用其長，實在是一個不容易解決的問題。向來像這樣沙漠地帶，其惟一的交通利器只有一種動物，叫駱駝的。這不僅是阿刺伯如此，世界上任何沙漠地帶無不如此。原來駱駝這種動物，行動雖遲緩，可是極能負重，吾鄉有句俗諺，「駱駝非千斤不載」；他又天生有一雙很厚實而富有彈性的腳底板，極便在沙地上行走；背上有很富於脂肪的駝峯，不但便於載物，而且便於人的乘騎；這駝峯中的脂肪還可儲蓄為養料，使牠可以挨幾天的餓不要緊；牠胃中還附有許多的小囊可以貯藏清水，遇無水草處，不但自己不虞乾渴，併可供給主人的飲料。所以駱駝這種動物好像老天專為沙漠地帶中人做交通工具而生的，因之也就贏得了一個「沙漠之舟」的稱號。沙漠中經商，不用沙漠之舟做交通利器還用甚麼呢？在沙漠地帶從事懋遷有無的商人也就因此而有「駱駝隊」的組織，而這種商人也就叫作「駱駝隊商」。

駱駝隊又是怎麼一回事？所謂駱駝隊，普通用五十頭以上的駱駝，連以毛繩，繩一端繫

着前一駱駝的尾，一端繫着後一駱駝的頭，如此連續起來成一行列的隊伍，這就叫駱駝隊。駱駝隊中每一駱駝背上都馱着相當重的貨物；爲首的一頭，頭上飾以雜色的氈氍和絡頭，項下繫以項鈴，行路時，走一步那項鈴就搖動一下，很有節奏；隊前則用一不馱貨物的驢兒做嚮導。隊商們每人拿着武器，一路護衛着那載有貨物的駱駝隊，較富有的商人還騎着高頭大馬。他們所以要這樣成羣結隊去經商，無非因了所經之地往往沒有管理治安的機關，不能不這樣來保護貨物的安全。有時經過盜匪出沒之區，他們自己的武力不夠保護，還不能不帶有一支軍隊來提防。

在駱駝隊出發之前，預先由參加的隊商公舉其中一人爲隊長，其任務有如尋常商店的總經理，遇有須與人接洽之事，他也就是發言人；遇隊中人有爭執，他又是仲裁人。等到了目的地，那就各人做各人的買賣了。這種駱駝隊中駱駝的頭數，最少要有四十頭，多時可到六百頭以上；遇到久閉新開的駱路，也可到達一千頭。

阿刺伯既是一個沙漠半島，而土產的動物儘有的是駱駝，所以駱駝隊商便成了每一家的副業，而牧養駱駝尤其是任何一人的日常任務。這非常的孩子在長大後，成聖前，經常的職業也就是駱駝隊商；他的祖父和伯父也就經常是這種駱駝隊商的隊長。

三一 一神教的發祥地

這非常的孩子，在長大成人後，四十歲以前，是一個猶苦的駱駝隊商，四十歲後卻成了傳道的宗教家；其後更由宗教家，一轉而成爲宗教而奮鬥的軍人。這是他自己曾經這樣說：『吾少以牧駝爲業；迄爲聖，以教化爲業，既遷默底納，以征伐爲業。』（見天方至聖實錄卷十八）

我們在敘述他的一生之前，自應將他一生所從事的事業先做個交代。他所從事的事業，只有晚年的征伐事業已爲我們年來所曾經親嘗甘苦的事，這裏不必說；駱駝隊商則在上面也已說過；現在讓我再來說說他所傳的宗教。要是不交代在前，到下文述他的傳記時，勢必至處處要加以補充的說明，那就不免頭緒紛繁了。

他所傳的宗教是甚麼教呢？是一種一神教。一神教又是怎樣的一種宗教呢？這種宗教的特點，就是教中人都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獨一無二的神道而加以信仰崇拜，除此一神外更不信有其他任何神道的存在。

世界上有古文化的國家，如埃及，如巴比倫，如印度，如我國，都是信仰多神的，而且崇拜多神的偶像的，甚至有選定幾種生物而加以崇拜的。信仰惟一真神的，只有古猶太人的

猶太教和由猶太教改革而成的基督教。

猶太教和基督教都產生於古猶太國，即今巴勒斯坦。其人為希伯來民族。希伯來民族大約是在公元前十四五世紀時，由阿剌伯半島沙漠中出發，移殖於巴勒斯坦的；而他們的信仰卻是由沙漠中帶來，並不受外來的任何影響。所以我們可說這種教是阿剌伯沙漠的產物。

除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之外，還有一個極重要的一神教，那就是這裏所要說的那一非常的孩子所傳下來的回教，實際上也只是就猶太教和基督教加以改革而成的一神教。這一孩子，我上面已經說過。他是誕生於阿剌伯半島的墨克城，而以半島上默底納城為首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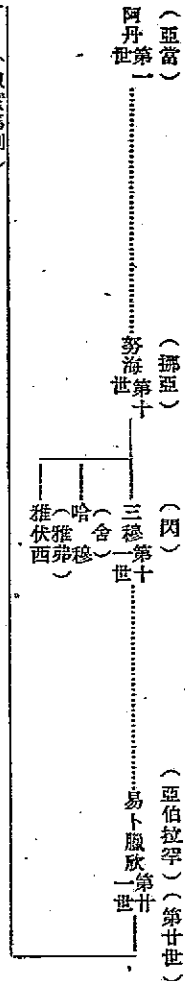
現在一個基督教，一個回教，信奉的人，恐怕要占全世界人口一半以上，而其發祥地，卻都在這個又炎熱，又乾燥，而又可說終年無雨的阿剌伯半島，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

四 穆罕默德的來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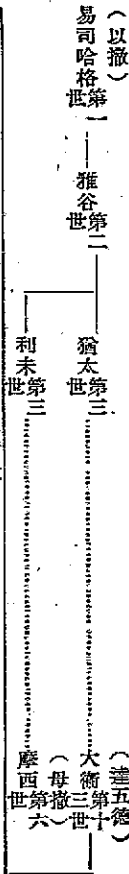
我上面說過，這一個非常的孩子穆罕默德所傳的回教，只是就猶太、基督兩教改革而成，其實就是這個孩子的家世和教宗論也和猶太教基督教有共同的淵源。請先看看下面幾個表。

第一表 世繫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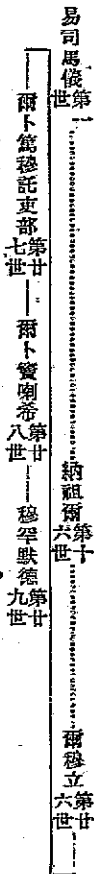
穆罕默德的來歷



第三表 世繫表二



第三表 世繫表三



第四表 道統表

阿丹——努海——易卜臘欣——(摩西)——(大衛)
母撒——(達五德)——(耶穌)

穆罕默德

以上第一、第三、第四三個表，都按着回教的天方至聖實錄中至聖源流歷代傳光記開列的，第二表是按着猶太基督兩教所同奉爲聖經的舊約中歷代志上和基督教所奉爲聖經的馬太福音開列的。在第一、第四兩表中的譯名，是以天方至聖實錄爲主，而旁註的是基督教的譯名；第二表是以基督教聖經爲主，而旁註的是回教的譯名。由此四表我們可以明白了如下的四點：

(1) 回教的阿丹卽基督教的亞當，努海卽挪亞，母撒卽摩西，易卜臘欣，卽亞伯拉罕，易司馬儀卽以實馬利，易司哈格卽以撒，達五德卽大衛，爾撒卽耶穌，都是同名的異譯。

(2) 這些人都是努海（卽挪亞）兒子三穆的後代，故都屬於三穆族，卽猶太基督兩教所謂閃族，如今也有些史家譯爲塞密族。

(3) 回教教主穆罕默德和基督教教主耶穌同是易卜臘欣卽亞伯拉罕的後代，不過穆罕默德屬於易卜臘欣長子易司馬儀的一支，耶穌屬於亞伯拉罕次子以撒卽易司哈格的一支。

(4) 在耶穌以前，道統的師承都屬以撒即易司哈格的一支，獨穆罕默德一人是屬於易司馬儀一支的。

(5) 從易卜臘欣即亞伯拉罕數起，耶穌是亞伯拉罕的第四十五世孫，穆罕默德是易卜臘欣的第三十世孫，是穆罕默德的輩分要長於耶穌十五輩，而穆罕默德卻生於耶穌之後六百年。

由這樣看來，穆罕默德實和猶太基督兩教中的聖人摩西、大衛、耶穌同出於易卜臘欣；且同奉惟一真主，不過一稱這真主爲安拉，一稱爲耶和華，也名異而實同；甚至在雙方的經典中，同認易司哈格爲易卜臘欣的嫡子，而易司馬儀則爲其庶長子；所不同的，在基督教經典中說是上帝命易卜臘欣將易司哈格作爲繼承人，惟祝福易司馬儀可以生十二族長，成爲一個大國，而居於衆弟兄的東方。在回教經典中卻有所謂「傳光」之說，說是自從阿丹以來，凡得道統的子孫，必須額戴聖光，此種光，一代只傳一人，叫做「傳光」；易卜臘欣的聖光卻是傳給易司馬儀，而不是傳給易司哈格的。總之看這兩方面的說法，無非要爭一個易卜臘欣繼承人的地位，要爭一個易卜臘欣的道統。由此我們更可揣知這信奉惟一真主的一神教，實是易卜臘欣即亞伯拉罕其所創，母撒即摩西所創的猶太教，耶穌所創的基督，穆罕默德所創的回教，實都不是始創的，而是因襲易卜臘欣即亞伯拉罕的。易卜臘欣原是在公元前四

五世紀時領導他的同族從阿剌伯沙漠中往外移殖的偉人，所以我上面說過，一神教是阿剌伯沙漠中的產物。

五 古來氏哈申家

穆罕默德後來既成了個偉大的教主，那末關於誕生，乃至連他的家世，自也有許多神話式的渲染。

講到他的誕生，若是照平平實實的歷史記載法，一句話就可以了，就是『當公元五七一年，即我國南朝陳宣帝太建三年（一說南朝梁武帝中大同元年）十一月十三日冬至夜中，穆罕默德生於阿剌伯墨克城古來氏哈申之第。』但是這一句話中，就有兩個名詞須加以解釋，便是「古來氏」和「哈申」。

照我國舊史唐書西域傳大食條下云：『大食族中有孤列種，世酋長，號白衣大食。種有二姓：一曰益尼末，二曰奚深。』所謂孤列種，在回教典籍中，即叫古來氏；所謂奚深，在回教典籍中，即叫哈申。這兩名詞的來歷怎麼樣的呢？

原來阿剌伯在穆罕默德以前是分建了許多城邦（一城及其所屬四郊即為一國，各各獨立，不相統屬，叫做城邦），而戴一個較強大者為宗國。易司馬儀的十六世孫納祖爾為墨克

城主，賢名傳揚於遠近各邦，各邦共尊爲古來氏。古來氏的意義，就是「爲天下尊」，大概這位名王在位時，墨克城，曾做了附近各邦的宗國。其後在墨克城中享有古來氏稱號的，就指納祖爾的子孫講。相傳納祖爾生時，曾夢見背上生一株樹，其幹上接於天，其葉光光相映，有無數白面豐偉的人，攀枝而上。請圓夢的人圓一圓，說是其後他將有一大聖人，能改革教門，除滅佛像。納祖爾十傳而到爾穆立，墨克城又一度強盛，因而爾穆立又享有哈申的稱號。哈申的意義，就是「仁義道德甲擅古今，遠近之人均沾其福利」。他的子孫也就因此占了哈申家的稱號。所謂古來氏哈申門第，就是這麼一回事。哈申的兒子，就是穆罕默德的祖父爾卜篤穆託吏部。爾卜篤穆託吏部娶妻法吐默，生三子，長爾卜他吏部，次韓澤，末爾卜竇喇希。爾卜竇喇希生下來這一晚上，距墨克西北三千里的沙收城即相傳聖父生下來了，這因沙收城中有古聖人曾預言：他遺下的一件沾有血蹟的白狐裘上的血，倘若變做鮮血而滴下來時，那就是末世聖人穆罕默德的父親生了。

六 穆罕默德的誕生

穆罕默德的誕生，不但他的曾祖哈申有夢可徵，也不但他父親誕生時有預言可徵，當他生下來時，異國人、異教人也都有人預先知道，讓我說幾件如下：

1. 當他誕生時，沙收城中有個人，夜觀星象，見有一顆平常所不會見的星出見。他當將這種異徵來占卜一下，就告訴人家說：『這顆星應在末世聖人出世了。』

2. 墨克城中有一個信奉朱乎得教（即猶太教）的人也見了這顆不平常的星，又聽得爾卜篤穆託吏部家生下一個孩子了，他就跑到爾卜篤穆託吏部面前來問訊，爾卜篤穆託吏部就告訴他得一個孫子了。他就問取甚麼名字，又告訴他取名穆罕默德。這一個朱乎得教徒就吃了一驚，道：『三證俱備，還有甚麼話說呢？』原來朱乎得教的古經典中曾載着末世聖人出生時有三證：一、星象見，二、名穆罕默德，三、生於貴冑之家。因此那位朱乎得教徒不覺脫口而出，說了這麼一句話。

3. 沙收也有朱乎得教徒見了星象，大呼道：『末世聖人的星象已出見了！這人一出世，我們要沒有安寧的日子過了』。

4. 穆罕默德生下來的第七天，爾卜篤穆託吏部宰駝殺羊，大宴賓客。客人問這孩子名字，知道叫穆罕默德。在座有朱乎得教徒和忒爾撒教徒（即基督教）都異口同聲道：『呀！末世聖人方可用這名字啊。』

5. 當那時兩教中（即朱乎得和忒爾撒兩教）的學者同時得一夢，夢見無數壯碩的駝馬，由底直河（當是底格里斯河）向四方散牧，直到了法而西國（即波斯國）一覺醒來，

互相詢問，居然大家同夢。請人占卜，據卜人說：『將有一位大聖人在此地降生，他的教化可以播於四方，只是對朱乎得和忒爾撒兩教卻不利。』

這些傳說，固然是顯示靈異，可也是穆罕默德將來歷盡苦難的又一因緣。那末何以大家異口同聲稱他爲末世聖人呢？原來回教中對穆罕默德以前的那些聖人，如易卜臘欣、母撒、達五德、爾撒等都稱之爲大聖，穆罕默德則是承衆聖的道統而集其大成，故尊之以末世封印的至聖，穆氏死後，便不再有聖人降生了。

七 穆罕默德在襁抱

穆罕默德生下來，不但已是一個無父的孤兒，而且當下就離開母懷，這又是由於阿刺伯的風俗如此了。

原來那時候阿刺伯的風俗，凡是婦人要是生了嬰孩，必須先求了名門大族或富厚之家的嬰兒來餵乳，然後纔可餵自己的嬰兒；因此鄉下婦人一到將臨盆，便先期到城裏去找尋；小地方的婦人也要趕到通都大邑去找尋，找尋那些名門大族、富厚之家的嬰兒。找到了，講定了，一到自己的嬰兒產下來，便將講定的嬰兒抱回家去和自己的嬰兒一同哺乳。當時餵穆罕默德的那婦人，名叫哈婭，是墨克所轄鄉村名塞爾渡地方的人。哈婭有了孕，恰又遇凶

年，就同了丈夫哈立思到城裏去，既可就食，又可順便找尋嬰兒來哺乳。和她同時爲了同一目的而進城的婦人也不在少數。不料哈哩默夫婦行至中途，忽然分娩了，而且乳水一滴也沒有；她所騎的驢子又瘦小，又跛足，更耽誤了行程，因此趕不上另外那些婦人了。她的目的本想到城中一位富戶馬赫祖家去的，不料到了那一家，他家的嬰兒已經另外一婦人抱去了，懊悔不迭。後又聽得城主爾卜篤穆託吏部家中還有一個孩子不曾給人抱去，連忙跑去看看，不料一看是個孤兒。原來爾卜篤穆託吏部家中也有許多婦人來過，都因這孩子是個孤兒，不肯抱去。哈哩默知道了這種情形，自然也表示不願抱。經了爾卜篤穆託吏部再三央勸，并且抱出了嬰兒給她看。她一看見這嬰兒的相貌有異常兒，便不知不覺接過手去。不料她一接過了這嬰兒，她那無乳的乳房便充滿了乳汁，漲得像琉璃袋一樣，乳汁直往外流，夫婦倆這才大喜，興匆匆將這嬰兒抱回家去。這一來穆罕默德就離開了母懷，跟着哈哩默夫婦到塞爾渡去了。這當然又是這位教主的異徵。

穆罕默德在哈哩默哺乳之下，卻又有許多和普通異樣的地方。大小便每天都有定，不像其他嬰孩那樣常常將便溺拉了一褲子；下體絕對不讓露出，偶一露出，他便大哭不止，定要給他遮蓋好才止哭。他吸乳時，只吸右乳，左乳老是留給他的乳兒吸。有時乳兒帶他出去玩，他只立在一旁看着人家玩，自己卻不參加；有同伴拉他一同玩，他就擺着面孔道：「我

不是爲着玩來的。』大家也只好由他。要是他的同伴看着駝羊時，他卻也跟着去看守。哈裡默叫他不必去，他就說：『這、我也得學習學習。』滿了兩年，斷了乳，哈裡默就照例送他回家去。他母親看見他既長得很健康，一切舉止行動又和普通小兒不同，以爲哈裡默教養得很好，仍舊叫哈裡默帶回去養，養到三歲足，這才回到他自己的母懷中去。

八 穆罕默德的幼年

哈裡默帶了穆罕默德回去，只一年工夫又仍舊送他回家，據說是被一位占卜先生所威脅。事情是這樣的。穆罕默德的舉動異常兒，在一個鄉下婦人哈裡默的眼裏看起來，多少有點異樣，加上愛護過甚，因而請了醫生來給他看看有無毛病。這醫生看不出有甚麼病，只好推出，叫哈裡默找個占卜先生問一問。不料這位占卜先生來了，聽了哈裡默告訴他一切情形，竟直跳起來，將穆罕默德一把抱定，大聲呼喊道：『過往行人聽者，左鄰右舍聽者，合城人士聽者，這個人人生下來了，大家快快來殺了他，我抵命。這孩子一長成，一定使得聰明的人變愚笨，強有力的人變成柔弱；一切教門都將被他所毀滅；他要毀滅佛像，獨拜真主。這人實是阿爾薩人的一害。』哈裡默夫婦見了這位似瘋非瘋的占卜先生這樣一來，嚇得大驚失色，連忙從那先生手中奪過穆罕默德來逃回去。這于係他夫婦可担不起，便打算送這孩子

回家去。接着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的人得到這消息，也想下手謀害這孩子，哈婁歐夫婦這便決定卸脫這干係，送他回到他母親阿美的懷中去。這時穆罕默德剛四歲。

歸家後，同族古來氏中的朱乎得教徒、忒爾撒教徒及佛教徒，也都想謀害他。這都是他誕生時和誕生後許多靈異惹出來的麻煩，他祖父和他母親急得毫無辦法，兩人商量好，由他母親以省親爲名，帶他到默底納去躲避。他到默底納後，也已曉得自己有些危險，便一心一意學射箭以防敵，學游泳以避敵。直到七歲，纔同母親從默底納回墨克，不幸他母親行至中途路上又一病而死，由一個保姆護送他回家，由此他不但無父，而且無母，只好由他那將近八十歲的老祖父來撫養他了。不料他那祖父爾卜篤託吏部只撫養了他一年，也撒手歸天，他又只好倚靠他伯父額卜他吏部爲生。這孩子的幼年，你看不是極孤苦伶仃之能事了嗎。

九 朱乎得、忒爾撒及其他

上面我常常提到朱乎得教徒、忒爾撒教徒和其他拜佛教徒要想謀害這孤苦伶仃的孤兒穆罕默德，這究竟是怎麼一樁子事呢？恐怕讀者對上文也有些莫名其妙；而對以後的敘述也會摸不着頭，所以特在這穆罕默德那孤苦伶仃的幼年生活告一段落時來補敘一下。

朱乎得教，即猶太教，原是易卜臘欣七世孫母撒即摩西所創。母撒是與穆罕默德同爲易

卜臘欣的子孫，不過是易司哈格的一支。當年易司哈格的子孫在埃及爲奴時，由易司哈格孫利未的曾孫母撒設計救出埃及，歸巴勒斯坦。路經西奈土峽山上以真神耶和華名義，用十誠告諭族人。所謂十誠爲：(一)除了耶和華之外不許奉別的神；(二)不許爲自己或天上地下水、中百物造像而跪拜之；(三)不許妄用耶和華的名義；(四)當守安息日，這一日任何人不得工作，也不得派他人工作；(五)當孝敬父母；(六)不可殺人；(七)不可姦淫；(八)不可偷盜；(九)不可做假見證陷害人；(十)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妻子及其他一切財產。同時并根據十誠宣布法律，設祭司奉祀耶和華。他們歸巴勒斯坦後，即根據這十誠和律例而一切嚴加遵守，是爲猶太教建立之始。

易司哈格的子孫經母撒救出埃及，到達了巴勒斯坦後，建國的事業直至易司哈格十三世孫達五德即大衛纔完成。達五得死，子蘇來芒即所羅門繼立。蘇來芒的時代，猶太國勢極強盛，隣近各國多與通好，并與通婚姻，因此蘇來芒晚年頗多內寵，而他的內寵又多來自各國的，於是各國那些拜偶像的宗教也輸入猶太來，猶太便成了一個拜偶像的多神教的國家。蘇來芒死，猶太分裂爲兩國，北部獨立爲以色列國，南部仍爲猶太國，以色列王耶羅波安恐其國人要到猶太國都耶路撒冷去祭獻，引起他們歸向猶太之心，也設了金牛的偶像來崇拜。嗣後猶太、以色列兩國互相攻伐，並且因此受了美索卜大米亞的大國亞述所操縱，結果公元前七

二二年以色列爲亞述所滅，公元前五八六年猶太也爲迦勒底所滅，這兩國拜偶像的宗教也由戰勝國的勢力而輸入巴勒斯坦，於是猶太人便成了拜偶像的多神教的民族，而猶太教也成了拜偶像的宗教。從此便時時有忠實於猶太教的先知即聖人對這種情形時加以悲哀，并時時表示將來必有一位救世主基督要出世來挽救這種頹風。到了我國漢哀帝建平三年耶穌出世了。他長大了，便以「基督」自命，對於當時的多神教及拜偶像的猶太教竭力加以攻擊。那時猶太巴羅馬帝國，那些被攻的人，連猶太教的祭司長老在內就德惠羅馬派駐猶太的長官將耶穌釘死在十字架上。耶穌死後，他的門徒就散佈猶太以外各地去傳教，這就是基督教的由來。而猶太教之所以稱爲猶太教或者即在此。耶穌的門徒傳教時認耶穌爲天主下降救世，大家紛紛塑繪耶穌的像和耶穌母親馬利亞的像來跪拜，這便是穆罕默德所以要創新教的由來。

在耶穌死後五百餘年，穆罕默德降生的時候，猶太教和基督教都已盛行於阿刺伯半島。除了這兩教以外，阿刺伯半島還流行着當地的拜星教；印度的佛教這時候也已由安息傳入（見天方至聖實錄卷五、卷六、卷十二、卷十四。）這便是當時阿刺伯半島上各種宗教傳布的情形。

一〇 穆罕默德的童年

穆罕默德自從死了祖父後，即由他的伯父額卜他吏部撫養在家。他伯父異常愛他，不捨得一刻離開。那時墨克城有一個大廟會，是供奉一個佛名逋瓦納的，一年一次。每到會期，不但墨克人，連各遠方人都來祭賽。祭賽時來朝會的都剃髮赤足，宰牲設供，站在佛的面前要一天一夜之久，在他們叫做「功課」。當那一天，各地商販都到廟裏來設攤賣貨，貨物如山積，交易異常繁盛。到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小小。真是人山人海。額卜他吏部雖素來不拜佛，可是既為一城的首長，自也不能不前往照料。那年會期到了，額卜他吏部自然也得去，意欲帶了穆罕默德同去，原也是帶在身邊以便照看的意思。穆罕默德一定不肯去。衆親眷就勸他道：「你到廟裏不拜佛就是了，去玩一趟有甚麼呢？」穆罕默德喫勸不過，只好跟着去。伯姪兩人行至佛前，穆罕默德忽然不見了。大家到處尋找，總算在一片樹林裏找到了，但見他呆呆站在那裏，面上顯着有恐懼的神色。大家問他怎麼回事，他說怕魔鬼。大家說：「真主一定不許魔鬼近你的身的，何必怕？」他道：「所謂神佛，何嘗真有甚麼神，都是些邪神野鬼附着的。邪神野鬼既不敢近我，我何必跑到佛殿裏去，那種地方原是鬼窟呀！我是一個人何必跑進去。再說我還真就心你們去奉事神佛，將來怕因此得禍呢！」這種廟會祭賽完

照例對與會的人家都要分致胙肉，額卜他吏部既是一城的首長，當然會有胙肉送來，家中也當然人人分享，穆罕默德獨不肯喫，大概他以為這是魔鬼食餘的東西，所以不肯沾染。

他見國人對於拜神佛的偶像這樣熱心，連他家裏的伯叔兄弟也不能例外，他就氣極了，說道：『邪魔的教門竟這樣容易流行嗎？我非撲滅了這種邪教不可。』

這時他的年紀方才八歲。從九歲起，他便時常跟着他伯父出外，往沙牧等地去做駱駝隊商，但是朱乎得、忒爾撒以及其他教門的人總覺得這八九歲的孩子太異樣，怕將來長大要毀滅他們所奉的教，時時刻刻想謀殺他，幸而額卜他吏部防護得周密，時刻不讓他離開，連三餐茶飯都親手弄給他喫，并且不讓他和人家同席喫飯。從他九歲起，自己要出外也必帶他同去，也是這個道理。不然，難道九歲的孩子就能手執兵器護衛駱駝隊不成？

一一 穆罕默德成家了

穆罕默德二十一歲時，他伯父額卜他吏部又要出外經商了，他仍要同往，額卜他吏部不讓他去。他再三要去，額卜他吏部道：『我不是不讓你去，只因你的仇人太多，路上萬一有不測，怎麼辦？』他便說：『我自有真主保護，不妨事。』他伯父不得已只好讓他去。但是他家裏人對於他總怕有個萬一，因於他二十三歲時，由他另一伯父祖爾出面和古來氏合族

人訂了個「貴誓」，相約古來氏的人，大家互相親睦，不要你欺凌我，我欺凌你。因為這時知道他而要謀害他的，還是以古來氏人爲多，所以這也是防護他的辦法。

有因他驚世駭俗而仇視他的人，同時也就有因此而愛慕他的人。第一個愛慕他的人，是他同八世祖的從弟額卜白克爾，而將來第一個皈依他的教的人，是他妻子赫底徹。

赫底徹是墨克舊城主胡隈勒的女兒。胡隈勒死於戰事，無子，只留下這個女兒，但是留下來的財產卻足夠使他這女兒成爲墨克城中的首富。赫底徹才貌雙絕，擇婿甚苛；讀書既多，卻又善治生產，所以嫁不嫁人，在她是一毫不在乎。性又急公好義，喜施捨；借錢與人，利息從不計多少，所以墨克人要出外經商而苦無資本的，往往就向她去借錢；也就因此坐收利息而財產越大。穆罕默德二十五歲那一年，又想出外經商，也苦於沒有資本，他的幾位伯父就叫他向赫底徹去借款。赫底徹早就從人家那裏聽見過穆罕默德的家世和行徑，知道這人的來歷不平常，很有下嫁的意思，只是不會親眼見過，總還有點不放心。當下聽見他來借款，自然正中下懷，心想可以看看這個人了，所以立刻出來見他，問他要借多少。他告訴她一個數目，她卻將十倍於這數目的款子借給他；并且派她一個親戚叫胡宰默的陪他一同去，派一個用人叫買色爾的供他使喚，暗叫這兩人在路上仔細觀察他的行動。穆罕默德借到款子，當即同了胡宰默和買色爾會同了許多另外的商人，組織了駱駝隊，向沙牧地方出發。在

這一路上就有幾件神話式的奇事來促成這一段美滿姻緣。

據說那一隊駱駝正在很有節奏的鈴聲中，一步一步的向沙牧路上進發，其中忽然有兩隻駱駝生起病來，臥倒地上不肯走。這時候要行，這兩隻駱駝確實是病了走不動；要止，不能讓整隊的駱駝乃至駱駝隊商都在那裏癡等着。大家正在進退兩難之際，穆罕默德跑過去，用手輕輕一摸，那兩隻病駱駝立即一躍而起，能走了，並且比以前還走得鬆快。這是一件。

一路上烈日當空，大家都被灼得熱不可耐，獨有穆罕默德的頭頂，卻總有一羣飛鳥蓋着他，好像有意給他遮掩陽光似的。行行，止止，一路到了離沙牧城不遠的一個地方，大家坐下來休息，當然是搶着在樹蔭下坐。穆罕默德只好向一株有枝無葉的枯樹下去檢一處坐。不料那株枯樹忽然青枝綠葉，欣欣向榮起來，也成了樹蔭蓋了他。這時有一個忒爾撒教人看見了，特走上前來請教他的姓名。他見是個拜偶像的忒爾撒教人，便不理睬。那人見問不出所以然，急忙忙的跑進自己房子裏去，拿出一本書來，對着他看了好一會，自言自語的說道：『這怕就是那末世聖人了吧！』胡宰默不懂那人說些甚麼，深恐於他不利，便仗劍去殺那人，那人連忙逃進屋內去，緊閉了大門。但不久又用梯子爬上牆頭來說道：『你不要胡來，我仔細告訴你。那人坐處的那株樹，是當年救主耶穌親手栽的，一栽下便枯，會有話留下來，說是須待末世聖人來坐過方會活。我且問那樹下人的眼白上有淡淡的紅色沒有？』胡宰默道：

『有。』那人道：『無疑了，這位定是末世聖人了。你們要好好保護他。切勿讓我教人和朱乎得教人知道他的行蹤，恐怕他們要來害他。』這是一件。

他們一行進了沙收城，路上遇到一位賣卜的先生。那位先生突然執着穆罕默德的手，仔細看了一下，說道：『這位不是末世聖人嗎？』不然相貌不會和聖經上所載如此相符。最好不要出門，怕朱乎得或爾撒兩教人要來害你。』這時同行的隊商中，就有兩人，各有心事。一個便是額卜白爾克，聽見這話，對穆罕默德就越發起敬起愛；一個是族叔額卜折害，聽見這話，從此要謀害他。這是一件。

胡宰默一連兩次聽了這樣的話，便急急忙忙將帶來的貨色脫售了，而將應置辦的貨色置辦起來；會齊同夥的隊商回墨克。照向例，凡是在赫底徹家領資本的隊商，一到了距離墨克約三晝夜可到的地方，即當派人先去通報，并須領有赫底徹的回信，於相距一日的路上迎來。這通報的人赫底徹例予以重賞，所以派這人的時候，必須拈鬮，以免爭執。這一次卻是穆罕默德拈得。額卜折害心裏不痛快，出面攔阻道：『這孤兒不認識道路呀！』大家以為這是舊例，不可破壞。穆罕默德便叫胡宰默守着貨物，帶了信，騎了駱駝向墨克進發。他起程時，大家正在準備早餐；但是他帶了赫底徹的回信來時，大家早餐剛畢，尙未起行，一見他到來，便以為他還不會動身，便埋怨他不曉得緩急輕重。額卜折害道：『我剛才不說過

嗎？他是不認識路的。」但他卻取出赫底徹的回信來，給大家看了。大家又道：「這孤兒又弄的甚麼鬼！」胡宰默跑上來一看，說道：「這確是赫底徹的親筆信，想是她已預先派人路上迎來，所以有這麼快。可是信封上的水印還不曾乾，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大家自然稱奇不置；額卜白克爾道：「這人的行事，本無一不是這樣奇妙的。」這又是一件。

這一樁樁，一件件的奇事，胡宰默當然如數報告給赫底徹，赫底徹認定這人可託以終身，當即叫胡宰默向額卜他吏部去提親，額卜他吏部卻推三阻四道：「貧家女我們不願求，富家女，我們求也不相干。」胡宰默道：「赫底徹怎麼樣？我可代你去求。」他吏部叫他自去問穆罕默德，穆罕默德道：「我家太貧，她家太富，配不上。除非她家向我求婚，方可談得上，我是不肯自討沒趣的。」胡宰默歸覆命，赫底徹願照辦，穆罕默德卻還請了自己的姑母去辭婚。姑母向赫底徹道：「公主富貴無比，我家這孩子，不但貧窮，而且是個孤兒，公主須三思。」赫底徹道：「你道我富貴嗎？這世人的富貴是假富貴，我自願以我的假富貴換取他的真富貴。」姑姪兩人，覺得她太誠懇了，婚議就此定，當年就結婚。這年穆罕默德二十五歲，赫底徹已四十歲了。

一一一「克而白」

穆罕默德自從和赫底徹結婚後，在墨克城中的社會地位已經改變，駱駝隊商不做了，謀害他的人也斂跡了，他只常常入侯臘山中，登絕頂，入深谷，去觀察自然的景象；有時坐山窟中去體會他所因觀察而得的自然律，用來體驗他所信仰的那不拜偶像的一神教。這便是他成聖的由來。不過在這從他二十五歲到四十歲的十五年中卻也無事可記了，只有在重修克而白的時候，顯過一次神通。這克而白在他一生事蹟，卻也是個重要關鍵，趁這無事可記的空檔中，不妨補述一下，實在也應得補述一下。

「克而白」是墨克最重要的禮拜堂的名稱。照潛確類書上講，這個禮拜堂，是四方形的，每一方有九十間房子，共三百六十間，都以白玉爲柱，黃甘玉爲地，房子則一層一層高上去，像塔一樣。這三百六十間房子圍着一塊空場，空場的中心置有一丈見方的玄色大石，照紀錄彙編上講，這禮拜堂四周有四百六十六個門，門的兩旁都用白玉爲柱，柱共有四百六十七根：前面九十九根，後面一百零一根，左邊一百三十二根，右邊一百三十五根；其中禮拜堂用五色石砌成四方平頂樣，裏面用沉香大木五條做樑，用黃金隔構，堂內牆壁都以薔薇露、龍涎香和了泥土糊上，所以跑進堂中，香氣不絕；養黑獅子兩隻守門，堂左有始祖易司馬的墳墓，長一丈二尺，高三尺，闊五尺，都用綠祖母石砌成；墳的圍牆用黃甘玉疊砌，高五尺餘；堂的圍牆四角有四座塔；左右兩傍，有各祖師傳法之堂，也以石頭砌成。這

兩書所講頗不一致，照潛確類書所講，整個建築是正方形的，而照紀錄彙編卻是長方形的，但潛確類書只記其大概，沒有紀錄彙編記得詳細，據在他處所見這禮拜堂的圖看，也確是長方形的；只是紀錄彙編卻不曾提到最重要的玄石。那方玄石，照潛確類書上講，那方玄石是漢朝初年從天上掉下來的；照天方至聖實錄講，是商代時，也即創猶太教的母撒在世時掉下來，但又有一說，是人類始祖阿丹在伊甸園中所坐的，這真是所謂傳聞異辭，我們也不必去考證誰是誰非，可是這方玄石，確是阿刺伯人積祖相傳的崇拜中心，到這禮拜堂來朝拜的人，都以能撫摩一下這方玄石爲榮。我國人譯這禮拜堂爲天方，一說即由這正方形的玄石得名；也有稱爲天房的，則以其爲天上真主所居；其實依整個禮拜堂形講，即不是正方形，也是長方形，畢竟也不失其爲「方」。所以「克而白」一名，可指這整個禮拜堂講，也可指這一方玄石講，因爲「克而白」一名的意義就是「方」。

這積祖相傳的崇拜中心，「克而白」自從阿刺伯人乃至奉朱乎得和忒爾撒兩一神教者都沾染了拜偶像的風俗後，也被人們在這裏奉了許多佛像；再加之年久失修，建築上也多破壞。古來氏人久擬重修，但因工程浩大，人心不能一致，以致屢次想重修而不能。穆罕默德三十五歲時那一年，墨克忽遭水災，「克而白」被水沖得牆崩柱折，幾乎要被沖塌了。這時古來氏因祖杯爾等倡設「貴誓」後，人心也頗一致，於是古來氏耆老又倡議重修，大衆也

居然響應。「克而白」雖爲方形，但是以一隅對一方，因酌量古來氏各戶的人力財力和加工費用的多少，分爲東南、東北、西南、西北四方分頭修理。修理時，因其爲天房聖地，凡搬木運石等事都由各戶親丁自行動手，不用雜戶工人，所以穆罕默德也參加了此項工作。修理完成後，那搬移最隆重的「玄石」的事，人人搶着要做。因爲平時撫摩一下都算榮幸的事，何況抱着搬移呢？經各戶人丁你爭我奪後，便是耆老們也無法解決，幾乎弄到動武。耆老只好來個憑天斷，說這是大事，宜聽之天命，因規定凡自海北門首先入門的人，即得有搬移這一方「玄石」的榮譽。正在衆目睽睽，注視海北門時，穆罕默德恰恰是個首先入門者，大家便只好讓他來享受這種榮譽。他卻說：「這是大家的事，應由大家來做。」說罷，便將他自己的長衫脫下來，鋪在地上，抱了玄石擺在那件長衫上，叫各戶人丁都來，各人拿住長衫的四角，移到應置玄石的地方，又由他親手抱着去安放。這「玄石」高廣厚各一丈，重約千餘斤，他一手抱着，好像拾一株蘆葦；而他那件長衫，又小又薄，不要說不夠大，便是夠大，也喫不住這方大石的重量。可是那玄石放在長衫上時，四邊卻還有餘地；提起後，這長衫也沒有因不勝重量而有破損。大家事後一追思，都覺得有點莫名其妙，他卻從容告訴大家道：「從今後，「克而白」不必再需要修理了。」這又是他神奇事蹟的一件。

一三 穆罕默德成聖

公元六一一年，即我國隋煬帝大業七年，穆罕默德四十歲，正式傳道，是爲伊斯蘭教——回教——創建之始。

據說當他剛滿四十歲而開始交上四十一歲時，有一晚上睡夢中忽然覺醒，聽見有一神人告訴他道：『一切非主，惟有真主，惟汝是主欽差。』有一天他又到侯臘山上去時，彷彿有人在空中誦經，其文是：『禮誦安拉，是造化世界萬物之主，是普慈獨慈之主，是末日審判之主，我們祇禮拜您一神，我們祇能求您幫助指導我們走上正路。您所施恩給我們的路，決不是那些被您所怒責或那些自入迷途者所能守的路。』這就是後來編爲古蘭經開宗明義第一章的幾句話。他聽到了這幾句話，當即回家告訴赫底徹。赫底徹道：『上天將降大命於您了。我早就爲您造好了一間靜室，以便您做功課。您也不必再上山了，就在靜室中等候天命罷！』從此他在靜室中靜養，只是默禱頻年在大自然中所體驗得的道理，口裏翻來復去，只念着兩段話：一即第一次夢醒時所得的神諭「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一即侯臘山聽到的那段後來編爲古蘭經首章的話。

以上穆罕默德受真主命做欽差的事，是在那年三月裏，到了九月中，有一天赫底徹向他

說道：「您是已經受命傳道的了，我想傳道的人，應該像真主那樣無所不愛，那末捨財濟貧應是第一件事。」他道：「我那裏有財可捨，現在我們有的財，還不都是你的嗎？」赫底徹道：「連我這身子都屬於您的了，我的財不就是您的財嗎？我早就有這意思，原留待今日來酬謝真主的大恩。」他大喜。他倆就將所有的錢財拿出來賙濟墨克城中貧困的人；還恐不周到，又招徠四遠之人施賙濟；盡六個月的功夫，將他家所有的錢財都施捨個乾淨。當下夫婦覺得如釋重負，穆罕默德向他妻子說道：「世人只知道喫辛喫苦做個守財奴，竟沒一人知道施捨錢財的樂趣，懂得這種樂趣的，只有我們兩人了吧！」

穆罕默德夫婦而尤其是穆罕默德本人，既領會到施捨的樂趣，所以他一生就以施捨為常事。除了他家中日用必需的錢財外，有多少錢便施捨多少錢，不存一錢過夜。當他正在進食時，倘有乞丐來乞討，他就立即先給乞丐喫；乞丐假如當他燒飯時來，他就叫乞丐等着燒好，喫了去。有時穿了很美麗的錦袍在街上走，倘有乞丐牽着他的錦袍向他道：「你不好好將真主給你的衣服給我穿？」他就脫下那件錦袍施捨與乞丐。有一次他到禮拜堂去，一路上竟將全身衣袴都施捨了一個乾淨。他的施捨理論是說：「一個人所有的東西本都受之於真主，主既可以予我，我怎麼可不以予人，何況我還可因此得了一種施捨的功德呢？」他因了這種施捨的功德，很得一時人心的歸順。當時有人曾說，他的肯施捨，古今無第二人，因此

他贏得有「貧人之父」的美名。這對他傳道也自然是絕大的幫助。有一次，一個乞丐向他乞討一隻領羊，領羊本是羊中最大的一種，他很慷慨的便給了那乞丐。那乞丐從他家一出來，很高興的向人家說：「他這樣看得起窮人，這樣肯施捨，我們還爲甚麼不歸順他的教呢？」

不過上面所講，除了赫底徹捨財助他佈施外，都是他成聖後的話，順便說了一下見他的德性，併他傳道所以能迅速成功的緣由。這裏我得言歸正傳。他和赫底徹散財施捨後，有一天他又獨自跑上了侯臘山，忽抬頭見到一位童顏美髯的天使從空而下，授以真經，教他朗誦，并叫他覆誦那先前所授的古蘭經首章。他朗誦畢，但見天空中又有無數的天使都齊聲念「阿曼」，即今基督教徒祈禱畢所念的「阿們」。念畢，那下地來的天使便給他施洗禮。他一回家，便將此事告訴赫底徹。赫底徹道：「您的事業從此真要偉大了。我有從堂哥哥，能用阿爾壁語譯引支勒經（即基督教的新約），現已老了，他能通未見之學，我可去問問他看。」他說：「這不可隨便告訴人的事。」赫底徹也不管，仍舊私下去問她的從堂哥哥。她哥哥道：「這是大喜事！你回去，可叫他趕快傳道與教。不過照我看來，他與教的事業可是先難而後易，你要叫他能容能忍。可惜我年已老，不能做他的輔佐了。」赫底徹回家，將這些話都一五一十告知他。他道：「人倫始於夫婦，我們既爲夫婦，你又相信我能成此大事業，那末你何不肯先歸教呢？」赫底徹道：「我信您，所以來嫁您。您今叫我歸教，我自然

立刻就歸教。』他就帶了赫底徹到侯臘山上去，給她施洗禮。從此夫婦成了師弟，赫底徹便做了穆罕默德第一個門徒。

繼赫底徹爲穆罕默德門徒的，有和他共八世祖族弟額卜白克爾，有他伯父額卜他吏部的小兒子爾里（亦譯作阿里），有共高祖從弟歐思茫，有伯父祖杯爾，有族孫脫里合，有墨克人賽爾弟等。除赫底徹外，他一共又得了十二個門徒。這樣他的教就漸漸傳開來了。

那時歸依他這教門的典禮非常簡單，只須高聲朗誦「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三句話。這三句話，他稱爲「清真言」，所以回教也稱清真教。

一四 道高一尺魔一丈

穆罕默德興教後，並不怎樣大張旗鼓，所以當其初只有他自己的親族和知己朋友十幾個人正式歸順。到了成聖後的第四年，這纔大開講席，申明教義。他教人奉事造化天地萬物的惟一真主；教人不可拜偶像，不可祀鬼神，不可相信男女巫士，不可聽信一切妖言異說；一心誠事真主，持誦清真言；於是一時墨克城中士民很多的來歸順。

可是道高一尺魔一丈，畢竟是世事的常態。穆罕默德之教一大行，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有學問的人，覺得自己的信徒將被他奪取了去，心懷不憤，便到他的伯父墨克城主額卜他

吏部那裏進讒言道：『你姪兒倡立異說，攪亂人心，應怎麼辦？』他吏部道：『他奉天命而行教，我怎麼能禁止他呢？』兩教中人說：『你說是奉天命而行教，天命有何根據呢？』他吏部道：『這是甚麼話！造化真主真實不虛，妖魔偶像明明是假，闢假明真，千古聖人不都是這樣教訓我們嗎？怎麼好說無憑據？』兩教中人一想，他們自己的教義不也是這樣嗎？所以啞口無言而去。這一來士民更多歸教的了。

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人，見說不動他吏部，只得硬着頭皮直向穆罕默德本人去質問道：『你既自稱受天命，預備用甚麼道理來興教？』穆罕默德道：『闢異端，明正道，革除假像，獨奉真主，我只以此教人而已。』他們道：『前世帝王不會要革除，你的祖父父親也不會要革除，難道祖宗君父都是異端了嗎？』朱乎得教人道：『我們的教主母撒不會革除得了，母撒也是異端嗎？』忒爾撒教人道：『我們的教主爾撒也不會革除得了，爾撒也是異端嗎？你如今簡直在毀謗君父，辱罵聖人，你想你的罪有多大？』穆道：『我的崇奉真主，正是恢復千古聖人之教。我們的祖先，上溯至於阿丹都不拜偶像，千古聖人也都不拜偶像，這都是你們所知道的呀！母撒原教人不許拜偶像，他死後，奉他教的人自己被異端所迷惑，才開始拜偶像，這和母撒有甚麼相干？爾撒行教也不設偶像，爾撒升天後，奉他教的人誤將他認爲真主降臨，這才設像崇拜，這又和爾撒有甚麼相干？千古聖人究竟有那一個曾經拜過

偶像！請你們給我還出一個憑據來，那我們就可不必爭辯了。」兩教中人還是張口結舌而不能對，怏怏而退。向來穆罕默德的親族中如額卜勒害卜、額卜折害、額卜里偶咱等都和他不對，兩教中人乘此就去唆使他們和他來百計爲難。額卜勒害卜和他鄰居，常常惡口赤舌的侮辱他，并用糞穢來污他的住室；里偶咱則乘他出外時，用老石塊打他，打得他的足脛都出血；額卜折害則當衆質問他道：『你說你卻妄歸真，難道說我們先輩祖父都是些妄人嗎？』這樣一來，攪得大家都將信將疑，不信教的中止歸教；歸教的也有叛教而去的了。

穆罕默德的行教，既被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人所阻撓，歸教的人大大的爲之減少。兩教中人卻還是心有不甘，對穆罕默德本人，雖因他吏部保護甚力而無可如何，但對其他信教甚堅的人，卻百端加以謀害，弄得那些穆氏信徒安全也不能保。

一五 海北涉的賢王

穆罕默德成聖後五年，眼見他的信徒穆士，在墨克城中簡直不能安居，覺得那可不是辦法，因命他的信徒移居海北涉。

海北涉，在墨克隔海西南，東與耶滿（即葉門）隔海（紅海）相望，南盡海，西接嶺當（即蘇丹）北與密速爾（即埃及）接壤，以今地衡之，即是阿比西尼亞。當穆罕默德生下七

歲時，其王賽福即位，極賢明，爲附近各國所心服。穆罕默德的祖父額卜篤託吏部時爲墨克城邦主，也曾往朝。賽福王已經知道穆罕默德的出世大有來歷，很懇切的叫額卜篤託吏部加意保護。穆氏成聖後，賽福王已死，其孫南查爾當位，仁風美政更出賽福王之上。穆氏知道他能保護自己的信徒，所以命他們移居海北涉，以避兩教中人的兇鋒。當時違命移居者只十五人。古來氏怕他們得了海北涉王的力量來和他們爲難，派人往追回，沒有結果。不久他們傳聞兩教中人已歸順穆氏所倡的教，相率回國，誰知是誤傳，只好仍住下來。兩教中人和古來氏一見他們回國，便又放胆來凌辱穆氏及其信徒。有一天，他們訪知穆氏在禮拜真主，故意說是來問道，圍坐在他身旁，乘他個冷不防，用駝鞍壓在他身上。他正被壓得抬不起身，幸虧他的女兒法吐默來看見了，替他拿了開去，才得回家。又有一天，穆氏坐在「克而白」中做功課，有惡少爾體白偷偷的到他身後，用繩子勒緊他項頸，竟勒得氣窒而暈，虧了額卜篤爾來救醒他。照這樣還有幾次，兩教中人與古來氏族人畢竟害不了穆氏，總覺心有不甘，因會集了許多人商量道：「穆罕默德，毀謗祖宗，破滅偶像，煽惑得我們兩教人骨肉失和，親戚離散，爲害之烈就如水火之不可抗。他又靠着城邦主他吏部爲護符，沒有人能夠傷害他。如今我們公約：此後只要遇到他自己或他的信徒，我們不問情由，只管打殺他。他們中一人之命，我們大家來担當，決不至於抵命；頂多只能罰金，那就容易對付了。」這

計議一定，穆士們就沒有敢在街市中行走的了。穆氏覺得自己的徒衆又無法再在墨克安身，只好叫他們再度移居海北涉。

這次穆士移居海北涉的，較前可又增多了，以他吏部的兒子查而法與一個叫塞里默的爲首，計達九十一人之多。這一來卻又使得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人及古來氏族人惴惴不自安，大家再商量道：『若是穆人仗着海北涉南查王，與師動衆來奈何我們，我們怎麼得了？我們二不做，二不休，不如先派人到海北涉去，向南查王說通了，請他把那些穆人殺了，或是趕跑了，或是遞解回墨克來讓我們自己處置，我們才能高枕無憂。』大家這樣一商量好，便由古來氏大規模的收集海北涉人所最寶貴的金銀寶玩及精製香牛皮，派儒杯爾二木兒等爲代表，晝夜兼程趕往海北涉去，想在穆士們未到之前趕到。儒杯爾等到後，便用那些貴重的禮品賄賂南查王身邊的大臣；那大臣看了這些貴重禮品面上，引儒杯爾等去覲見南查王。

南查王問他們的來意，他們對答道：『敵國有人，背叛古教，毀謗先聖，倡立新教，一時敵國人士都受了他們的誘惑。這些人如今都逃到上國來了。我們誠恐上國的人民，也受他們誘惑，所以特來奉告，請大王將這些人或殺，或逐，或捉起來交給我們帶回去。大王看怎麼樣？』王說：『人家從遠道來投奔我，我倒趕跑了他們，這在我爲無禮；殺了他們，尤其暴虐無道；捉起來交給你們，我沒有那麼傻，也沒有這樣不情不理。你們說他們叛教，我來

告戒他們。」這時移居的穆士們才到了海北涉。南查王知道了，便定第二天召雙方大會於朝廷。到第二天，王手捧引支勒經放在案上，宣召穆士頭腦查而法、塞里默進來，問他們道：『有人控告你們背叛古教，毀謗古聖人，引誘人民。你們從實講來，你們所奉的是甚麼教？』查而法首先對答道：『我們起初原奉朱乎得和忒爾撒兩教，崇拜偶像。有個人名叫穆罕默德，是爾卜賓喇希的兒子，他說他奉天命來傳教，傳授我們天降的真經，叫我們要專一奉事造化天地人物的真主，不要拜偶像。他道主才是真正的，偶像是假的。我們因聽了他的話，這才棄假從真不遵那兩教，也不和那兩教中人相會。他們因此心懷不憤，要傷害我們，要殺死我們。我們沒有力量抵抗他們，所以穆罕默德教我們投奔大王。願大王能保護我們。』王說：『你們那天經上講些甚麼？』查而法因朗誦古蘭經第十九章。這一章是講馬爾嫣（即馬利亞）生爾撒的故事的。其中有爾撒在母懷中向人家說的話，說是：『我確是安拉的僕人，他已賜我經典，叫我做聖人。』當時查而法誦此經誦到一半時，南查王即大受感動，叫了儒杯爾二木兒兩人上來，大聲叱責道：『他們所行的事，確和母撒爾撒的教條符合；他們所誦的經，也確和引支勒經符合。崇拜偶像原不是你們的聖人所許可的，你們不過守着祖宗錯誤的習慣罷了，倒來毀壞聖人的教條嗎？他們無罪，罪在你們。』二木兒回答道：『爾撒就是天主，方才他們的經中竟說他是天主的僕人，這不明明是毀謗了嗎？』塞里默道：『你

們認爾撒就是主，我們認爾撒是主之僕，不同的地方只是這一點，又何必雙方互相仇視呢？況且主只有一個，主之外何能再有一個主，而這惟一的主之外，自然都是僕了。」王說：『你們不必逞口爭辯，待我來問他們。』因叫二木兒上前答話，問他道：『你對爾撒怎麼講？』答道：『爾撒是主。』王道：『主有像嗎？』答道：『沒有。』王道：『那末爾撒既有像，當然不是主。』答道：『主本沒有像，但降生人世之後便有像了。』王道：『天地萬物，那一件不是本來無像，必待降生才有像。主倘因降生而有像，那末主也和天地萬物一樣了，怎麼可以稱得起是造物主呢？』因又叫查而法來答話，問道：『你對爾撒怎麼講。』答道：『爾撒是主所差遣的人，只能稱爲受命的聖人，不能說就是主。』當下王便對在廷的大臣們道：『查而法所講的話和爾撒教經中所講一點沒有兩樣。』隨即向二木兒道：『你們遵守引支勒經嗎？』答道：『引支勒經是天主降下的經，當然遵守。』王道：『引支勒經不叫你拜偶像，你們爲甚麼拜偶像？這是你們背叛爾撒教，當殺當逐的是你們，而不是那些穆士。姑念你們和他們不是親戚便是朋友，不加罪你們。你們快點回國去，告訴你們國人：我已經歸順穆罕默德的教門了。你們如有再和穆罕默德及其信徒爲難的，我自然要帶兵來保護他們的。』這一來，儒杯爾二木兒這批人只好垂頭喪氣回墨克。

一六 韓澤與歐墨爾

儒杯爾等回墨克後，兩教中心還不死，又唆使古來氏獻美童於南查王，想蠱惑他，不料又討沒趣，只好仍用邁穆士一人殺一人的公約，第一個遭他們毒手而爲「捨希德」（卽殉道者）的是一個縫工的女兒，名叫賽米葉。

穆罕默德成聖後的第六年，他的伯父額卜折害毆傷了他，并且傷得很重。有人奔告他另一伯父韓澤：「額卜折害是令弟，穆罕默德是令姪，一家骨肉相殘至此，你看得過嗎？」韓澤一聽見這話，大怒道：「有這等事嗎？待我去懲戒他。」到了家，還看見額卜折害兇光滿面坐在那裏，韓澤本來剛從打獵回來，便用手中的弓，向折害的頭部打過去，并且告戒他道：「伯姪相殘，家之不幸。我今也要去歸順穆罕默德了。你再要行兇，只我便是你的對頭。」不久他真的歸依了。穆罕默德自從得了韓澤爲輔佐，古來氏便不敢對他怎麼樣。因爲韓澤勇毅勝人，是古來氏人最敬畏的英雄。

兩教中人本以不能傷害穆氏爲恨，一見韓澤又歸依了，便又想到另一古來氏的英雄，其人便是與穆氏同九世祖的族弟歐墨爾。歐墨爾從小有膽略，雄辯驚四坐，嘗自負地說：「倘若能叫我管理國事，可以使民間無冤獄。」這時有人告訴他道：「自從韓澤歸依了穆罕默

德，便無人敢和穆氏爲敵了。雖勇如額卜折害，也都爲韓澤所制。『歐墨爾上了當，氣憤憤的說道：『待我去收拾他，則索連韓澤也殺了，使國人可以相安。』言罷，便提劍而出，路遇賽爾第。賽爾第問道：『歐墨爾那裏去？』歐道：『我去殺穆罕默德。』賽道：『你也是聰明人，怎麼做出這種笨事來？』歐道：『你也歸依了吧！我就先殺你。』賽道：『令妹令妹夫也早已歸依了，對人如此，對自己的妹子卻不敢，你這就算勇了嗎？他們現在還專請了一個先生在家學誦天經呢！你是個漢子，就該先去殺了他們。』歐墨爾又氣吼吼的跑到他妹子家裏去，一問他妹子果已歸依，提劍便殺。他妹子道：『你不得殺我，我已受聖人之教，做了真主的女僕。我只奉真主，不再拜偶像了。』歐道：『你所謂聖人之教，憑據何在？』妹子道：『我有天經。』歐道：『天經上講些甚麼？』妹子道：『你且先去沐浴，我給你看。』歐墨爾便去沐浴了回來，他妹子也就請出了天經給他看。他隨手取了一篇來讀，是搭哈篇（此篇現收入古蘭經作爲第二十章），讀了數節，便驚歎道：『能道這些話，我也應當拜他，這決不是凡人所能講的話。』又讀數節，不覺高聲念道：『我證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念畢就叫他妹夫依德領他去到韓澤家中見穆氏。穆氏聽他來了，親往門外迎接道：『歐墨爾，恭喜了！』歐墨爾當即道：『弟子歸教了。』穆氏道：『我昨晚向真主禱告，求於額卜折害及歐墨爾兩人中，立一爲輔。你今果然來了。』當時大家都向他道賀。

歐墨爾向穆氏建議道：「道不明，教不行，都因教理沒有講透澈，以致讓兩教中人可以搬弄是非。請廣宣教義教理。使高士能知之而順從，則一般人自然跟着來，雖有強狠之人來反對，也無處用力。」歐墨爾出，向大家宣布道：「我已歸順了穆罕默德，做個穆士了。倘有人敢動我們穆士一草一石者，我定結果了他。」這一來，反對穆氏的都生長懼心，順教的穆士卻靠此稍稍可以安居了。

一七 穆罕默德的和平奮鬥

穆罕默德之教，自從韓澤，歐墨爾歸順後，勢力稍振。額卜白克爾和歐墨爾建議廣宣教義，歐墨爾并請興造禮拜寺，高建講諭臺；穆妻赫底徹以一切興築費爲己任。禮拜寺和講諭臺落成後，穆士才有個按時禮拜的處所；并由額卜白克爾率領大衆請穆氏登臺講教，由歐墨爾號召墨克士民到臺下來聽講。穆氏也就登臺宣講道：「自從爾撒升天後，六百年來，大道不明，妖神作怪，一般人都被迷惑了。我因真主引導我走上正路，并啓發我的聰明來救渡一般沉淪於邪神魔道的人。我證萬物非主，惟有真主，而且這真主止有一個，沒有第二個，我即是奉了真主差來的人。順我的，即順主，可升天堂；逆我的，即逆主，將墮地獄。你們順主，只要不崇拜偶像，不奉事他神，一心一意的拜主事主，奉事這獨一無二的真主，方是

正道。』當時聽講的人順逆相半。順主的人，回去就毀了偶像，崇事無像的真主；逆主的也只能說道：『道理是對的，但是自從我們祖宗，一直是拜偶像的，一旦不拜，總覺於心有所不安。』於此可見就是未順主的人，對偶像的崇拜心畢竟也有些動搖。因此從這次宣講後，順教的人是一天天多起來了。

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人和反對穆罕默德的古來氏人覺得穆氏勢力這樣強盛，都由於額卜白克爾、歐墨爾兩人輔導的力量，便又生了傷害這兩個人的心。歐墨爾實在勇不可當，沒有人敢向他下手，於是額卜白克爾便首先遭了殃。就是以前用繩子勒穆氏項頸那個惡少爾體白，有一天糾集了許多人在路上候白克爾走過時，羣起兇毆，白克爾被從人救歸時，已斷氣，大家都以為他已死了，不料到夜間卻蘇醒轉來。一醒來，就首先問穆氏怎麼樣，家人告以穆氏安然在家。他就急着要去見穆氏，家人勸他好好養傷，他便說：『做捨希德是我的素願。』家人只好使他往見，一見穆氏，便說：『我恐不能輔佐你了。』穆氏親自給他診治，并勸他道：『你不要過於傷悲，這正是我們這些守正道的人應該遭遇的。真主自會護佑你。』白克爾不久即癒。爾體白自從打了白克爾，不順教的人都恭維他，稱他爲「驍將」。他自己也忘其所以，便想向歐墨爾也顯一顯身手。有一天路遇歐墨爾，竟也向前揮拳，可是歐墨爾畢竟不是白克爾，一手將爾體白提起來，如同提一隻小鷄，便痛打了他一頓，還挖了他一

隻眼睛。

因有了這兩件事，穆士們畢竟代穆氏本人耽心，請他出外時帶幾個拿武器的護從才好放心。穆氏道：『你們所說的是帝王的儀仗，我是傳道的聖人，是要以道感人的用不着那種排場。至於患難，那正是成聖成賢的試金石。患難越多，就越見光明，你們不必爲我耽心。此後我要隨處傳道，顧不到那些的。』果然，他以前出外還帶幾個人，說過那幾句以後，則索獨往獨來了。有一天他獨自出外行走，路過額卜折害。折害竟又同了多人用石子來攆打他，打得他頭破血流。幸虧有人通知爾里，才把他救回來。大家去安慰他，他倒說：『我自負真主保護，不要緊。他們這些惡人傷害不得我怎麼樣，他們倒是傷害自己多了。我一天沒有災厄，一天不受毀謗，倒是我的人品降低下去了。』

穆罕默德成聖後第八年，哈申族人相約道：『穆罕默德是我哈申族人，人家侮辱他，我族不應侮辱他，應該保衛他。』這話原是對額卜勒害卜、額卜折害兩人講的，因爲這兩人也屬哈申族。反對穆氏的古來氏人誤以爲對古來氏而發，便大家訂了個公約，約定大家和哈申族人絕交。哈申人因之大受壓迫，鬧得妻離子散，日夜哀聲不絕。連未加入公約的朱乎得人也出來打抱不平；加入公約的古來氏人也很多懊悔的了。明年這公約爲蠹魚所蝕，約才被毀。穆罕默德成聖十年，額卜他吏部和赫底徹先後死，古來氏人又以爲穆氏勢復孤且

貧，照舊來橫加侮辱，歐墨爾責備勒害卜道：「你現在爲穆罕默德父輩中最長的人，於義應該保衛他。怎麼也跟着那些人計算他呢？」勒害卜已應允，但對穆氏的反對拜偶像，總覺不以爲然，結果受了兩教中人的鼓煽，反而仇視益甚。穆氏也覺在墨克傳道，勢已不利，只好到其他城邦去傳教，但是周遊了六國，歸教的人還是很少，還曾有一處被毆擊，只好快快的回來。

穆罕默德回墨克後的明年，卽成聖後十一年，墨克所屬大鄉戶黑子爾人順教，由是四鄉入教者倒漸漸多起來。黑子爾與教士本墨克鄉下一家兩弟兄的名字，其後人分居兩地，都成了大戶；可是這兩大戶不知爲了甚麼事爭執起來，常常聚衆鬥毆。黑子爾人很富庶，勇而知禮，向來敬仰穆罕默德，只因見國人都和他結仇，不敢順他的教，故到這一年才來歸順；但仍悉教士人因此糾合穆氏的仇人來和自己爲難，因自恃其勇，爲穆氏任武備。穆氏仍本和平奮鬥的原則，不允他們設武備，只選了道高學富的十二人立爲十二輔，是爲穆氏正式設輔士之始。明年穆氏見順教的人已不少，始爲信徒制定每天禮拜五次的制度，并制定了公守的約法。每天禮拜的五次，定於晨、晌、晡、昏、宵五個時候，名爲晨禮、晌禮、晡禮、昏禮、宵禮。其所定的約法則爲：（一）不二主，（二）不罔人，（三）不好，（四）不盜，（五）不殺人——殺人者死；傷人者償；盜物者還；奸淫棄市；誣人者如罪；二主者逆，奴其身，入其財，

沒其家國。保約者兩世吉慶；壞約者必有後殃。其時他另一伯父爾巴士（即阿拔斯）已繼額卜他吏部爲墨克城邦主，見得此約甚好，即以此約令墨克所屬各地一同遵守，因由爾巴士召集大會於墨克城南郊爾吃白。叫穆氏也帶了信徒參加。爾巴士於會中大聲向衆道：『今日，爾衆不要誤會爲又是保衛穆罕默德之舉。穆罕默德，他既受天命傳教，自有天主保衛他。倘若諸位要加害於他，他現在在此，就請下手，不要日後自家人鬧得不安，這是爲得大家相安，不是爲他個人的安全。老實說，他個人的安全，我們自能保衛。』爾巴士這一舉，也有他的用意，因爲那時另有古來氏的尊宿叫伍裨益子者，有圖謀不軌之心，用此約束他，使他不能煽動羣衆來搗亂。

一八 「黑奇拉」

當初墨克城邦之主本世襲。額卜他吏部年老，想傳位於穆罕默德，穆氏不肯受。他吏部死，他吏部的兒子又皆順穆罕默德之教，以不爲國人所容，不得嗣位，便由雄武的額卜勒害卜、爾巴士、額卜折害等以次當選。穆罕默德成聖後十四年，爾巴士當國，穆氏明知不爲所容，因念默底納城邦順他的人多，打算往默底納避其鋒，因而遂有黑奇拉之舉——黑奇拉的意思，即是逃避。

默底納、在墨克之北八百里，也是當時一個大城邦。當穆氏成聖初年，即曾有默底納一個老人名古來則，帶了鄉長幾人特爲到墨克來順教，并會請穆氏遷居默底納。穆氏本也早就想到那地方去傳教，終因太遠不會去。成聖十二年，他覺得已有非遷地爲良不可的情勢，便先派信徒六人先往傳教，順便看看默底納人順教的誠心如何。六人歸，告穆氏道：『默底納人確實都希望您去。』穆氏意始決，所以在是年制禮立法後，即派弟子中明經博學的穆索爾帶了十二輔士先去給默底納的穆士改革禮法；明年便命穆士願遷者，可半數遷往，只留額卜白克爾和爾里在墨克。韓澤和歐墨爾也請留墨克保護他，他卻以爲不必。

穆罕默德成聖後十四年，額卜折害等聞韓澤，歐墨爾已往默底納，便又想殺穆氏，因復於爾吃白開會，約集了多人，於夜間直闖入穆氏住所去殺害，穆氏以計脫身，因想這地方萬不能再住下去了，便暗囑爾里等風聲稍平再往默底納，因爾里有勇力足恃，不要緊；他自己卻約了額卜白克爾於是年二月二十四日偷偷逃出墨克城。預定有急難時，可在一個牛洞中暫避，行李叫人送到牛洞，叫白克爾之子在城中，探聽消息，到晚叫牧羊人送信并送牛乳去備裹腹。不想額卜折害等是時正四處追尋不着，明知他已向默底納路上去了，因而追出北門。這時穆氏和白克爾正逃到了牛洞，遙見後面追者已只離數丈遠了，因匆匆躲到洞中去。他們一入洞，洞口即有蜘蛛張網，把整個洞口都張滿了。追人至此，想不到洞中會有人，便

一直向前追去，總算逃過這一關。他們兩人在牛洞中住了三天三夜，於第四天早晨方敢離洞，直奔默底納。

默底納人見全部穆士都已來，知道穆罕默德本人不久也要來，大喜，紛紛準備歡迎；但一天一天過去，總不見到來，大家都很失望。到了三月初八日，有幾個兩教中人往默底納經商的到默底納了，見了默底納人那種失望的情形，因告訴他們道：『你們所希望的人已經來了，距離城只有百里，明天想必應該到達了。』大家一聽見這消息，便又忙亂着準備起來。第二天，文武百官，華袞的華袞，戎服的戎服，會同了已遷來的穆士們及當地順教的人民，大隊出城，迎接穆氏。到了一座名叫合肋的山下，居然給他們迎接到了，便接着次序，一班一班的進見，并設了盛大的宴會，宴請穆氏和白克爾兩人。宴畢，大夥擁了兩人進了城。這時爾里也趕到了。

穆氏入默底納城後，默城的官員大戶，爭執駝轡，要留歸家中去住宿。穆氏不能答應一個，不答應一個，只好說看他所騎的駱駝在那家停下來，便在那一家住。不料行到了一家既矮且小的房子，那駱駝忽臥倒了，穆氏便在這一家住下。這家有兩個孤兒，穆氏自己本是孤兒，所以住進去後，倒覺得甚為合式，以孤兒愛孤兒，原可說是同聲相應。住下後，命白克爾守門，爾里管出入，命其餘各信徒以及默底納官民都暫緩進見，讓他靜默三天。到第四

天，他才升堂接見，大衆請正坐拜見，他不肯，道正坐是王者之坐，仍側坐；衆朝他叩頭，他堅不肯；衆跪拜，他答拜。他以爲世人所當跪拜叩頭者，惟有真主，聖人亦只是一個人，人對人即不答拜。在這家住了些時，即在這家旁邊購地建築禮拜寺和他及徒衆的住宅。默底納人都發願施地不取價，他不肯，說道：『我來還不會對默底納人有一點好處，怎麼好占用你們的土地呢？』大家說：『我們的土地，也就是聖人的土地。』他道：『那末我的錢財，也是大家的錢財。我不應將大家的錢財攢積起來，而白得大家的地。』於是仍按地價一一償還。建築時，他又再三對工人說：『禮拜寺要造得高大，我們的住宅只要小一點，能容出入便好，而且也不必裝飾得怎麼華麗。』

穆氏及其信徒既在默底納安居下來，一切部署也已就緒，乃改這一年爲遷都元年，即今回教國家還在沿用的回曆紀元。以額卜白克蘭、歐墨爾、歐士茫、爾里爲四配；以韓澤等四十五人爲輔士，以爾牧立等一百五十人爲遷士，畢喇勒等一百五十人爲侍從。四配、都是品德兼優，幾及聖人的人；輔士、是文武兼全，道德充富，可以扶助聖教的人；遷士、是篤信聖教，忍受艱難，首先遷居默底納的人；侍從、只是跟着大衆同時遷居的人；共計三百四十九人。以蘇爾肋伯、額美德、翟合爾三人爲默底納都掌，掌理默底納民間戶婚，田土事務，凡一切詞訟都諮詢這三人。當初穆氏初成聖時，有默底納老人古來則帶領三人往墨克順

教，并請穆氏遷居默底納，那三人就是這三個人。

這年五月，和默底納相近，行朱乎得教的海泊爾，由其教首率弟子七百人專誠到默底納來歸依，回去後，大事宣揚教義，海泊爾人全體順教。六月，法而西（即波斯）墨朱士（即祿教）教徒賽里茫、歷經研究朱乎得、忒爾撒教後，也最後來歸依。一時穆罕默德之教大行。

一九 百德里之役

遷居默底納的第二年，即回曆紀元二年九月，穆罕默德稱奉真主命征伐不服聖教的地方，因召集衆穆士徵詢衆意，說道：『真主命令我誅服不道，我的意思，這番用兵，打算先向墨克。你們願從征的人，都要準備起來，以前我們從未用兵，所以對這方面都素無準備。』說完了話，即命衆穆士願從軍的都簽名。查點簽名的人數，計輔士二百三十六人，遷士七十七人。共三百一十三人；再檢點所有的兵仗牲口，只有劍八口，甲六副，駝七十頭，馬兩匹。這樣一個陣容，要講用兵，實在太嫌不夠。因此未簽名的人，越發的退縮不前。大家請穆氏對那些畏縮不前的人加以勸勉。穆氏道：『未見陣，便已先畏縮，還能勉強他們上陣嗎？』又有人請募兵。穆氏道：『以利來者，必不爲真主所喜，大可不必了。』又有人說：『三百

人能稱得起出兵嗎？六副甲，八口劍，算得兵器嗎？」穆氏道：「昌明宗教，難道真的靠兵力嗎？」於是擇吉起兵。出兵之日，穆氏自在南郊誓師道：「此番到墨克去，古來氏人不是我們的親人，就是同族。饒恕他們，恐違背真主之命；殺了他們，又有礙人情。我今惟有仰懇真主，赦免他們的罪惡，轉回他們的心意。你們大家也該盡力想法，用好話勸勸他們，叫他們回心轉意。不可專講動武，對壘時，務要讓他們三次；始讓言，次讓財，三讓兵。三讓之後，他們還是蠻不講理，再和他們動武；但也只須殺了他們中那些凶逆強梁的人就算。不可隨意擄掠，不可貪戀財貨，不可侮辱婦女。倘遇哈申族的人，除非罪魁禍首，尤不可殺，不可俘，不可掠奪他們的財物。總之你們要用「婉語當兵器」。說罷再徵詢大家的意見。額卜白克爾道：「婉語實在比鋒利的兵器強，他們再要不服勸，那是咎由自取。」歐墨爾道：「我們先不和他們動武，而先講理；他們不講理，我們再動武。」米格大第道：「從前母撒出兵，弟子都說，「請您代主征戰，我們代您守國。」我們不然，請您奉主出兵，我們助您成功。」穆氏因道：「你們主意都打定了嗎？願真主輔助你們，成就你們的志向罷。」於是大眾出城，在離城五里一個二古北的地方安營；一面先差細作往墨克探消息。

這時古來氏尊宿額卜蘇福揚正率領古來氏隊商從沙牧歸來，駝馬財貨共值百萬金，於路聽說穆罕默德出兵攻墨克，大恐，急急派人往墨克報信，并迅速派兵來路間保護駝隊。墨

克城中人一聽見這消息，大驚道：『不料這孤兒果然做出來！竟然來和我們爲難了！』這時墨克城邦主恰又是穆氏的硬對頭額卜折害掌權，當即召集城中可作戰的壯丁，得一千四百五十人，以五百人去保護蘇福揚，以九百五十人迎敵；以爾體白、爾巴士等二十餘人爲將，率領前往。他在路間聽到穆軍已到百德里，在離百德里五里地方安營，也就在離百德里五里地方安下營寨來。穆氏聽見古來氏兵到，便作書致古軍道：

『真主欽差穆罕默德書致故國親族古來氏：我奉真主之命昌明正道，除滅異端，爲生民計，不遑寢食，但順者少逆者多。此皆因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人從中挑撥，以致我古來氏親族骨肉相殘。我力不能抗，只好逃避他邦以求免禍。不想到了默底納居然建邦立國。今奉真主命討逆誅強，推行教化。我想墨克乃我的本國，古來氏乃我的宗族，必先爾我相結合，方可爲天下法。諸公皆稟正覺，不應自昧天良，更不應受兩教人之挑撥。直言覆聽，盼即覆我，我自停兵以待。』

額卜折害閱書大怒，當即回書道：『兵旣出，必決一戰，然後議。』穆氏再致一書道：『兵是凶器，不可輕試，戰陣之間，顧不到父子兄弟。我真不忍宗族骨肉棄置溝壑。諸公當知我實並不爲誅殺來，所以帶來的三百人，都是傳經訓道之士，並無能征慣戰之人，所爲者無非想扶持正道，改正人心而已。倘必欲一戰，我想我們能以一根白杆打擊你們一萬之衆，所以

毫無畏懼。』折害看罷，怒道：『呸！你不畏懼，倒是我畏懼嗎？』下書人回來報告，穆氏嘆道：『恃血氣抗道德，自取天誅。』因命緊守大營，防敵奸計。不一會巡哨兵士捉了兩個敵軍水夫，解入營來。穆氏問道：『你們是何等樣人？』答道：『古來氏人。』問道：『古來氏此番有多少兵。』答道：『不知。』又問道：『那末你們一天運幾駝水。』答道：『一天九駝，一天十駝。』穆氏道：『那我知道了，你們有九百五十人。頭目是些甚麼人呢？』答道：『主帥是額卜折害，將軍是爾體白、飾白、爾巴士等二十餘人。』又問道：『謀士是些甚麼人呢？』答道：『朱乎得人某某等，忒爾撒人某某等。』穆氏因回頭對部下道：『看情形不能不動武了。』選士直納卜進計道：『古來氏要到百德里井頭取水，他安營的地方定沒有水。我軍應當開進數里，在百德里安營，並且占住了井頭，使敵無水，必不戰自亂。』穆氏從之。是時古來氏營連遭大雨，行囊器物都不能不放在駝馬背上，以致人畜都病。穆營中卻沒有雨，所以仍舊人飽馬騰。

這時蘇福揚已帶了衆商貨移到海岸地方，安頓好了，就將那保護商貨的五百人發往古來氏軍去助戰；一面差人探聽兩軍的消息。探得穆氏兩次致書與古來氏，意思都很好，急急寄書給折害道：『我軍本爲保護財貨而出，如今財物一點沒有損失，儘可收兵了。』折害覆他一書道：『穆罕默德要用一根白杆打擊我們一萬人，我現有白杆不下一千根，難道倒怕他

嗎？」蘇福揚一見回書，趕緊親去見折害道：「你有意動刀兵，是上天所不許的。難道你要憑了你個人的意氣，叫老百姓飽受戰爭的苦痛嗎？這是行不通的事。」折害道：「就算我遵命不戰，但我須得他先退去，讓我到百德里住三天，在那裏殺駝宰馬，飲酒作樂，表示我並不怕他，這才使我有這臉面收兵回城。」蘇福揚道：「他不肯先退，怎麼樣呢？」折害道：「那我只有和他死併。」蘇福揚見勸不動，便不辭而別。古來氏有兩個領兵的將官私自商量道：「我們此來原爲的是保護財物，如今財物已安全，可以回去了。」於是這兩個人也去了。

折害也覺得人心有些離散，因派人到穆罕去探聽探聽實力；得到回報，說是只有三百人。折害大喜道：「只有這幾個人，那簡直不夠我殺。」因誓師道：「大丈夫應該血染沙場，方是男兒。畏縮退避，滅自己的威風，太可恥了。明天我們必和穆罕決一雌雄。我勝，拿了穆罕，斬草除根，天下從此太平。不勝，你們只須割了我的頭送過去，你們也就可無事了。」誓罷，便派人去下戰書，約定明日決戰。穆罕再譬喻來使道：「你回去告訴你們主將，行教究竟比打仗容易。」來使道：「我們主將會說過，臉面事大，行教事小。」穆罕因告戒自己的部下道：「明日之戰，倘敵兵衝殺過來，我們只須用亂箭射住陣腳，不必和他們爭鋒。看見他們先殺我們的人，我們才可殺他們。」第二天到了戰場上，古軍分三隊出兵，

一直衝殺過來，亂箭也射不住。於是穆軍中的韓澤、爾里、賽爾第、米格太第便率兵進攻。這四人猶如四頭猛虎，所向無敵，古兵大敗，大將爾體白、篩白、渥里德都戰死。穆氏見殺戮得太慘了，急忙命令收兵。第二天，折害又來挑戰，穆氏堅閉營門不理。古來氏一連挑戰三天，穆氏只命兵士用好言相勸，勸古兵順教；到第四天，才命韓澤爾里出去對一陣，古兵復敗，擒了幾百人過來，到穆氏面前來獻功。穆氏命上了功勞簿，等擒了折害再論賞。明天古兵又來，穆氏又叫堅閉不出，待命三日，古兵來，只須用好言開導。這時古軍中已有一半人願順教了，只是不敢明言，只用手指心示意。穆氏知道古軍兵心已散，於第四日始命再出兵，並下令只擒獲折害者有賞，不可多殺戮，有殺戮者也無功，於是衆將士只奔中營，尋覓折害。折害逃，被兩個兒童殺死於野圃中，餘軍都投降。經查點後，穆軍中也喪二將，一爲輔士歐杯德，一爲選士歐買立。衆將士將所擒獲的古兵解上來，穆氏先按名將各將士記上功勞簿，然後分別問那些俘虜，誰願順教，誰願死，誰願爲俘或爲奴，計願順教的三百人，殺七十人，俘七十人，餘皆錄爲奴隸；對哈申族人，除了順教的外，餘皆釋放歸墨克，只有一爾巴士不釋放，是因其爲大將的緣故。次又將古來氏各頭目及爲謀士的兩教中人解上來，穆氏先向古來氏頭目道：『你們都是能征慣戰的人，怎麼反戰不過我這些傳經佈道之士呢？足見天命有所在。』古來氏頭目答道：『我們只曉得拜神，不曉得甚麼天命。』穆氏問道：『你

們所拜的神道，是本國神道，還是外國神道。」他們答道：「我們不管本國外國，是神道一例都拜。」穆氏原想開脫他們，聽至此，知道無效了。旋又問兩教中人道：「你們這些人，都是讀過聖經，應該知道我的來歷了的，爲甚麼還要這樣？想來你們只不過要和我爭領導權罷了。」他們都哀告道：「請放我們回去，勸國人都來順教，好不好。」穆氏道：「你們到這地步還要用假話騙人嗎？你們都是有學問的人，你們早爲甚麼不教教他們。當初我傳教時，你們就算不肯教他們順教，難道不好教他們各守所信嗎？何以要攪得我們古來氏骨肉相殘呢？沒有你們，我還不必遠走他方避禍。我不遠走他方，也就沒有今日之事啊！你們如今還有何臉面回去。可惜我帶來的刀劍太少，不夠殺你們這許多人。」說罷便叫人將古來氏頭目和兩教中人悉數推入井中，用石頭泥塊填塞了。

處分俘虜畢，穆氏又命將所擄獲的駝馬器械都均分與各將士，將折害的東西賞予殺折害的兩個兒童，他自己卻只取一劍一騾而已。於是一面差人向默底納及其所屬各城邦報捷。一面整軍班師回默底納，乘勝併默底納鄰邑改厝關。這一戰，穆氏用教義代甲兵，實深得攻心之術，一味剛勇負氣的折害，終不免於慘敗。

二〇 三敗蘇福揚

百德里戰役後，墨克城中以勇健著稱的頭領，額卜折害、爾體白陣亡、爾巴士歐、洩爾歸、順、額卜勒害、卜死，能得衆心以號召者只餘額卜蘇福揚。蘇福揚的爲人，勇武超羣不必說，宅心忠義，喜代人排難解紛，尤爲墨克人所折服。他也慣於帶領駱駝隊商，商人以財貨委託他，他私毫不苟，當古來氏人謀害穆罕默德時，他常常勸戒古來氏人；古來氏與哈申族經濟絕交時，哈申族不堪其苦，他也時時暗中幫助哈申族；百德里之役，他也曾力勸折害罷兵。及戰事平，他帶領駱駝隊商回墨克，要和委託他的人結帳，已有很多人陣亡，其他陣亡的人家又很多只賸下寡婦孤兒在飢寒中掙扎了。他因此轉覺得穆罕默德太下辣手了。其時朱乎得、忒爾撒兩教中正苦覓不到一個古來氏的首領，見蘇福揚如此，便乘機來慫恿蘇福揚道：『人生在世，有兩事最重要，一爲財貨，一爲臉面。百德里之敗，我們的臉面丟盡了，空有財貨還有何用？您是古來氏的尊長，全城人所託命的人，應給我們報仇雪恨才是。』蘇福揚道：『穆罕默德和我們講道德，我們偏要和他比武力，這是我們的不是。』大家道：『他明明是**以兵力戰勝我們的**。』蘇道：『他曾三次致書折害，奈折害恃強不聽，故有此一敗。』大家道：『你不免偏袒他了。他說能以一根白杆打擊我兵一萬人，這明明是小觀我墨克人的武力。您也是墨克人，不也在他小觀中了嗎？您能給我們報仇，您便是我墨克城邦之主，墨克人將百世都仰戴您了。不然，墨克人的怨恨會集中在您的身上。』蘇福揚一切都好，只有

「好名負氣」是他的弱點。兩教中人就窺破他這一弱點，所以給他來個激將之法。他果然中了這一激，便立起身來道：「好，好，我去給你們報仇雪恨。我只消帶兩百人去，便可奪取默底納城，殺了穆罕默德。」回曆三年三月蘇福揚選壯丁二百人，帶了向默底納出發，安營於離默城十五里的色威格地方。穆罕默德知道了，派輔士二人去見他道：「怎麼您也不講道理，要來和我們動武呢？」蘇福揚不理。穆氏只好也派兩百人和他對陣，蘇福揚大敗，盡棄其輜重而返，兩百名壯丁可不曾折損了一個人。這是一敗蘇福揚。

蘇福揚領了兩百名敗兵回墨克，自覺無面目進城。墨克城富戶頭腦都出城來安慰他道：「原是您帶的兵太少了。目下我們的兵丁糧餉都還不夠，所以不能打勝仗。現在我們願意將比前加倍的財貨，委託您，請您領着駱駝隊再到沙牧去辛苦一趟，待秋天回來，將這一趟所得的利錢，悉數用來募兵運糧，我們再出兵，您看怎麼樣？」蘇福揚才轉憂爲喜，便帶了這兩百名兵丁，押解財貨，往沙牧去經商。這年八月福蘇揚由沙牧歸來，計得利息黃金五萬兩，於是計議出兵，以爲九月是穆氏自己所定的齋月，穆士們決不會踴躍從軍，當下着手選擇能人，得上將百餘，壯丁三千，又募兵兩千；兩教中富家助甲七百副，馬五百匹，駝三千頭；於九月初旬，浩浩蕩蕩殺奔默底納。穆氏得到消息，因慨嘆道：「唉！他們竟這樣歡喜弄兵嗎？」因命衆穆士嚴守城門，不許應戰。衆穆士請出城挑戰，穆氏道：「從來沒有奉命

行教，不講道德而專講打的。」正在一面請戰，一面不許的當兒，蘇福揚的戰書到了，約明天決戰。穆氏還想不許，但是穆士們都很踴躍，情願以身殉教；於是檢點檢點兵士，可只有一千人。穆氏想了好久，撥三百名守城，一百名隨身，以六百人應戰。第二天，兩軍對陣，蘇軍分三隊進兵，穆軍也以三隊應戰，卻於六百人中又分兵五十名作爲弓箭手，埋伏蘇軍歸路傍，待蘇軍敗退時放箭，幾乎以一敵十了。不意兩軍一交戰，蘇軍仍敗退。敗至穆軍埋伏處，兩旁箭弩大至，蘇軍死亡甚多，殺其兩大將。蘇福揚且敗且呼道：「我今日之來，是報兩敗之仇的（包括折害統軍之一役）。」穆士們應道：「那末今番已三敗了。」蘇福揚氣極了，大呼道：「明年必再來。」穆衆要追上去，穆氏令弗追，說道：「這人畢竟不失爲好人：我對他有後望。」說罷，命爾里前去告訴他，叫他再來時，帶幾十個有學問的人，要比用兵好得多。這一仗，蘇軍喪將官七十餘，兵卒三千餘，駝七千，馬二千餘，騾驢千餘，牛羊八千餘，其他輜重無數。穆軍也折將官七，兵卒六十三人，所最可惜的，輔士首席韓澤在這一仗中陣亡了。這是兩敗蘇福揚。乘勝併收納直地（即今內志）所屬寒喇、木傲瀝兩邑，及墨克屬鎮勒支爾。

回曆紀元四年，蘇福揚又想再出兵，古來氏人都贊成，日夜修戰具，并製炮火，期在必勝。不想這一年，墨克城邦年歲欠收，民食都不夠，不要說軍糧。蘇福揚因此對出兵一事，

躊躇不決；但又因有約在前，恐爲穆氏所恥笑。有一人名叫納衣木，在墨克人中算是一個有勇有謀的人物，蘇福揚因派他往默底納作一緩兵之計。納衣木一直到默底納見穆氏，陳說古來氏治兵如何利害，你今番出兵恐怕有不利，但不出兵卻又失約。你的意思怎麼樣？穆氏當即答道：『約如何可失，明日便出兵了。』這次出兵，穆氏卻下令道：『此番只要有財貨而又能營商的人跟我去。』當下得了這樣的一千五百人，便命他們滿載貨物前去。一路上，沿路設市，一直設到小百德里（另一百德里屬默底納）才安營。蘇福揚見穆軍居然來了，也只好領兵二千迎戰。蘇軍開到這鎮上，糧餉已經不繼了，蘇福揚不敢再前進。有人道：『如今穆軍設市大賣，財貨甚多，趁此劫掠一票，我們富，他們窮了。爲何不前進。』蘇福揚正待出發，可是兵士都齊聲口出怨言道：『叫我們空着肚子去禦敵，那簡直是拿了人肉往獅子老虎口裏送！况且不但我們餓了，連駱駝也餓得動不動銜砲了。如何能打仗？』蘇福揚聽了這些話，心裏一盤算，也情知不是計了，便故意下令道：『穆衆們此番來，原是做生意來的，我竟不知道，以爲又來討戰了。這樣，我們還不如歸去了罷。』便於當夜間悄悄的退兵。穆軍卻在百德里大大的做了八天生意，人人利市三倍，飽載而歸。這是三敗蘇福揚。

二二 理歟兵歟

穆罕默德自三敗蘇福揚後，聲勢愈振，墨克的古來氏人愈不平，再先後唆使其城雄豪蘇爾勒白和墨里塞鎮守哈立思起兵攻默底納，都不戰而潰，於是而有「開濠」之役。

當兩敗蘇福揚之後，有居住默底納附近祖合爾邑中的納祖爾國人受古來氏及兩教中人的德惠，會同墨克學者及古來作、二突方兩城邦的兵來攻默底納。先講理不勝，再會戰又不利，穆氏因命祖合爾人不許容納祖爾人，限十日遷出。納祖爾人無面目回國，四散逃遁，或入墨克，或往海北，隨處煽動會攻默底納。古來氏人又德惠蘇福揚。蘇福揚以屢次戰敗，不願再動兵。兩教中頭目勸慰他道：「我們屢次打敗仗，只因我們兵力不如他，倘能會同鄰近各國，合力攻打，難道還怕打不過嗎？」古來氏人道：「人家來幫我們的忙嗎？」兩教中人道：「憑着我們三寸不爛之舌，約會魯密、法而西、二突方、格喇勒、古來作五國，併合了祖合而、墨克兩國。合七國之兵計，不下十萬人，就請蘇福揚爲統帥。你們以爲何如？」起初蘇福揚還不肯，經兩教中人百般德惠，才答應下來。

兩教中人聯結七國兵會攻默底納的計劃果然成功，遂於回曆五年十月，分七路進攻默底納。穆罕默德得到了這消息，也覺得有點難以招架，因聚集了衆穆士商議禦敵之策。有一法而西人獻計道：「默底納城無險可守，不易抵抗強敵，不如環城開掘一道城濠，使敵兵不能逼近城邊；命附郭的居民，收拾細軟，移居城內，免得被敵兵搶掠。穆氏大爲贊許，便下令

離城二里，周圍開一道二十里的城濠，深十尺，寬四十尺，引福瀨水灌注其中，限六天完成。

蘇福揚雖勉強担任了七國聯軍統帥，但心中卻因前此連吃敗仗，總覺有點氣餒；加上這一舉原是由兩教中人策動起來的，覺得他們也有點利用人家性命來維持他們勢力的居心，因向兩教人道：『穆罕默德向來只用道德教人，口不言兵，但人家向他用兵卻往往勝不了他。你們本都是奉教、通古學的學者，何不先向他辯理，誰方辯理不勝，便歸順勝的一方。倘若穆氏辯理不勝而又不歸順我們，然後我們再臨之以兵，這於我們才可算是一師出有名。』兩教中人道：『憑我們這些人和他辯理，恐未必能勝他。』蘇福揚道：『我知道穆罕默德生下來後，從沒有人教過他識字，他的學問也就可想而知。你們通古今之學，倒不能勝他嗎？』他們說：『向來古經都收藏在魯密（即羅馬），文章學問出於法而西（即波斯），人材卻出於沙牧（即耶路撒冷）。如能請得這三處的通人來和他辯理，庶幾可操必勝之券。』蘇福揚以爲然，便一面派人往三國邀請通人，一方又通令各國各地，如有通人，都可來參加。一月之間，邀請了兩教人五百餘，就中尤出衆的，有魯密，忒爾撒教教首如汪，葛立亞、法而西，朱乎得教教首噶德爾、虎士，沙牧通人卜羅古、代一等。這些人到齊後，當下會議道：『穆罕默德雖不識字，但他的道理卻很大光明，而且說話有條有理，不下於精通

哲學的人，倘專和他講理，恐還未必能戰勝過他，須得出奇制勝方好。」魯密人以心性之學見長，法而西人以文學見長，沙牧人則素精科學。蘇福揚見人才濟濟，倒也鼓起勇氣來了，二面向這些人道：『全憑諸君的舌劍，勝過刀劍。』二面便致書穆氏道：『七國的文武人材都在此，講理講兵，悉聽尊便。此後不勝的一方，方面歸順勝的一方，以期永遠息爭如何？』穆氏當即復他一書道：『自然以講理爲是，一切可以遵約。』蘇福揚因請如汪、噶德爾、卜羅古三人爲首，率領其餘五百人到了約定地點，約穆氏往辯理。這地點距離新開的城濠約一里路。穆氏派爾里先去申明這約須實行。爾里申約畢，如汪等率先與爾里辯理。爾里只堅持穆氏爲末世聖人一節，不足折服如汪等。蘇福揚道：『你們這都是多說了的，我們要請穆罕默德自己來辯理。』爾里歸報，第二天穆氏只帶爾里一人前往，互通姓氏畢，如汪即問穆氏道：『聞先生想將古先聖人的教訓一切革除掉嗎？』穆氏道：『古先聖人的教訓如何革除掉。我不過奉天命來闢異端正邪說以便昌明聖教罷了。』如汪道：『那末，我們所奉行的，原就是古先聖人的教訓。』穆氏道：『古先聖人教我們不可拜偶像，你們拜偶像，這就不是先聖的教訓。』如汪道：『我們原最可惡拜偶像的，你知道嗎？如今我們所拜的，原不是一切偶像，所拜的，只是一個天主像。』穆氏道：『天主會有像的嗎？要知道設了偶像來跪拜，就無異於拜一切偶像。』如汪提出神父、神子、聖靈「三位一體」之說，這一說即說明天主降生爲椰

穌的緣來。這原是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義。因陳說天主無像，一降生卻就有像了的理由，說了數千言。穆氏道：『天主有降生的一說嗎？那不和印度佛教所說顯身度世沒有兩樣了嗎？』說至此如汪面紅耳赤不能措一辭。穆氏又問噶德爾道：『你們是奉行母撒教的嗎？』噶答道：『正是。』穆道：『母撒原禁人拜偶像，凡拜偶像的人殺無赦。你們既奉母撒教，怎麼又拜起偶像來了呢？』噶道：『這是祖先這樣留下的規矩。』穆道：『那末你們的祖先，竟比聖人還了得了嗎？』噶德爾又不能對。卜羅古問道：『先生自以爲奉天命，創新教，也有什麼依據沒有？』穆道：『怎說沒有依據。我的依據，便是天經。』卜羅古道：『這是人人所能說的話，怎便是天經？』穆道：『你說天經是人人所能說的話，那末諸公都是當今的大學問家，試就天經中最短的一篇仿撰一篇如何？』說罷，即朗誦天經中最短的一篇，即今古蘭經中第一〇八章考塞篇，寥寥十幾個字而涵義即包有從易卜臘欣以來一神教的教義而無餘。五百通人都給他弄得瞠目結舌，不知所答。蘇福揚一看情形不對，即立起來道：『今天晚了，明天再談。』爾里即大聲道：『照原約辯理不勝的應歸順勝的。諸君服不服理，服即順教；不肯順教，便請退兵歸國。』穆道：『不必，由他們怎樣行就是罷。』說罷，即同了爾里回城。這裏蘇福揚便狠狠埋怨兩教中人一番，并想就此罷兵。大家不肯，蘇福揚也不能制。

這一年，默底納恰遇到年歲無收，并不時有天災，因之穆軍中軍心也很動搖。穆氏頗想以財貨賄賂二突方軍使退，藉以離間聯軍，以免多所殺戮。穆部下有一新入教的人，名叫納恩的，以爲不必用財賄，且以離間工作自任。原來納恩與古來作氏首領白尼古來作相友善，因先到白尼古來作那裏問他道：『你知道這一仗對你有利呢，還是有害？』古來作道：『這不很明白了嗎？穆罕默德死定了，還有什麼害呢？』納恩道：『古來氏、二突方可說是兩強，你不過依附他們罷了。如今兩強在你這裏駐兵，果戰勝穆氏，還不是特強在這裏隨便擄掠，你能禁得住他們嗎？不勝，他們也不免在此擄掠一番而去，就讓你獨力抵抗穆軍，你自量力抵抗得了嗎？』古來作道：『那末我應該怎麼樣呢？』納恩道：『那容易，你只須向兩強索取幾人作抵押。果他們能不擄掠，也不棄你而去，讓你獨當強敵，那時再將幾個人放還。』古來作大以爲然，即照納恩的方法去做。納恩隨即又跑到古來氏軍中去見蘇福揚道：『有句機密話告訴你。古來作本與穆罕默德約定，不相侵犯的，現在應召而至，是出於不得已。如今爲他守國的克而下已經傾向穆氏，這是你所知道的，所以古來作進退無據，已經懊悔，今正和穆氏相約，乘機縛送古來氏大人一人送穆處求和，請穆軍不蹂躪他的地方。你應謹防爲是。』說罷他又匆匆到二突方軍中也如此說了一番。所以等到古來作派人到兩軍中去索抵押時，他們就都不肯。不多時，其他四國軍也都聽信納恩的話了。等到古來氏、二突

方通知其他五國聯軍進兵，大家便都不響應。這一來七國都想退兵了。恰好天大風，各國營寨都傾覆，人馬也都得病，於是七軍都悄悄捲旗而退，蘇福揚不知爲計，也只好逃歸墨克。穆氏也不追，只命爾里帶了三百人，將與風作浪的兩教中人悉數縛了來。戰事也便從此息。

一二三 穆罕默德統一阿剌伯

穆罕默德自從舌戰三國通人，計破七國聯軍之後，聲勢大振，一年之間，以次收服默底、納附近各城邦，勢力逐步南下。回曆六年十月，穆氏進兵至侯代比葉，墨克之古來氏聞訊自揣不能敵，因大家商量如何禦敵。仍還有人主張用兵，或再選通人去辯理，首事的人道：「已不是一次了，講兵，兵不勝；講理，理不強；還不如與他講和。」當下議決後，卽接連派了五個人去到侯代比葉，見穆氏當面求和。穆氏允緩師一年，俟明年率衆朝覲墨克的「克而白」，不許墨克人侵犯。墨克人不敢抗，便雙方訂約而歸。回曆七年十一月，穆氏率三千人，各備盔甲兵器，實踐朝覲「克而白」之約，墨克人除已歸順穆氏者外，空城以讓，穆氏朝覲後，在墨克城中駐兵三日而歸。

當訂立朝覲之約時，穆衆自爾里、歐墨爾以下，沒有一人不想一舉蕩平墨克，這固是穆

衆好勝，但也因大家回鄉心切所致，穆氏終恐墨克人背城一戰，殺戮必多，才與額卜白克爾兩人苦口勸慰下來。第二年雖畢竟踐約，但只駐軍三日，大衆的思鄉心固猶未釋；加上墨克兩教中人還是心有未甘，天天在那裏慫恿古來氏人，興風作浪，所以穆衆終想將墨克收服過來，以免後患。

回曆八年八月，盛行兩教的強大城邦納法色，因和已順穆氏的城邦黑咱爾交戰，求助於墨克的古來氏。古來氏派三千人去幫助，擊敗黑咱爾。黑咱爾人訴於穆氏，穆氏乃慨允代爲報仇。

古來氏得到這消息，覺得自己已會毀約，實在理短，穆軍再不能像以前那樣容易敷衍；同時也知道穆氏對蘇福揚還寄以後望；因此商決要求蘇福揚去默底納求和。蘇福揚自覺和氏伯父爾巴士交情不錯，便一口担任下來，跑到默底納，請爾巴士給他介紹，面見穆氏，要求兩國息爭，不相侵犯。穆氏不允，并叫他回去告訴墨克人，叫他們快快投降，方可免戰禍。蘇福揚只得快快而歸。

這年十月十日，穆氏忽然晨起傳令點兵，以十千人守城，十千人於晡時開拔，一路捲旗息鼓，夜行晝伏，行十四日便到墨克，離城五里安營。安營後，下令大張燈火，紅光灼天。墨克人事前毫無所聞，忽見燈火連天，不知道那裏來的如此大軍。有人疑是黑咱爾的兵，

蘇福揚道：「區區黑哨能出這樣的大軍嗎？」這時墨克人所恃的只一蘇福揚了，聽見蘇福揚如此說，尤其惶恐萬分；便是蘇福揚自己也覺驚疑不定，常常私出訪問，但也問不出一個頭緒來。同時在穆軍中卻也有人同樣的焦急，那便是爾巴士。原來爾巴士和蘇福揚相交確甚密，他所担心的，是蘇福揚的安全，一時無以為計便匆匆偷騎了穆氏所騎的駱駝，飛快的跑到墨克城的北關。路間忽聽得有人竊竊私議，仔細一聽，覺察出是蘇福揚的聲音，便冒叫一聲。蘇福揚也聽出是爾巴士的聲音，便應道：「我的好朋友，你如今是貴人了，怎麼到這兒來了？」爾巴士道：「我是為救你們大家來的。我們大軍到了，來蕩平墨克了。」蘇道：「還有救嗎？」爾巴士道：「怎的沒有！只要大家懺悔，順他的教，就沒有事了。」蘇道：「大家的事再說，你得先救我一救。」爾巴士道：「那末你快同我去見他吧！」兩人便同一騎到穆營。爾巴士先入，抱住穆氏的腿，代蘇福揚哀告求免。穆氏命待明日議處。第二天，穆氏升帳，命爾巴士帶蘇福揚至，責備他道：「今天才來歸順嗎？」蘇對道：「我心中早就歸順了的，只是礙於大眾，不敢明白歸順。」穆氏道：「你是一國的首長，帶過七國的兵，你順了，誰又敢不順？」蘇福揚不敢對。爾巴士在一傍道：「還不高誦『清真言』，難道定要討死嗎？」蘇福揚當即高聲朗誦：「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爾巴士請於穆氏道：「蘇福揚是墨克的領袖，可否給他一個名義，叫他去招安墨克。」穆氏道：「我

也知他與衆不同。待他招安了墨克，再叫他做輔士。『蘇福揚伏地請道：『墨克人已畏聖威了，可否降一寬大的聖旨，以收民心。』穆氏也應允便下令道：『凡投蘇福揚宅者安，閉門不出者安，自行投到者安。』蘇福揚便於第二天同了爾巴士先入墨克城，一路大喊道：『親戚朋友以及一切人等聽者，穆罕默德確是爲奉天闡教來的。我們大家都須改邪歸正，不可自己惹禍。』爾巴士跟着高聲傳穆氏命令道：『聖人有令，凡投蘇福揚宅者安，閉門不出者安，自行投到者安。』墨克人所依賴的，原只有蘇福揚一人，如今見蘇福揚已歸順，便也不得不歸順了，於是歡欣鼓舞的自動開了城門，歡迎穆軍入城。穆罕默德於是乘駝執杖入墨克，墨克官民也就都在穆氏面前，高聲朗誦清真言入教。兩教中人尙有不服的，悉數投之遠方，而沒收其財產。

處置已畢，穆氏當即率領穆衆朝於「克而白」，將「克而白」中偶像三百六十具，悉數以杖擊之而倒，搬出城外燒毀了；然後傳諭全城官民男婦老友，大會於索法而山，立盟誓，申約束，命爾巴士、蘇福揚爲盟長。其盟約大意是：『所有官紳士庶，都應遵奉正法，奉事真主；所供偶像盡行焚燬，所有疑惑之心應即行消釋；所有念誦、禮拜、齋戒、捐課、朝覲五功，忠君、孝父、夫婦守節、兄弟守義、朋友守信五典，都當敬謹奉行；婚喪禮制，悉遵教門規矩而行；奸盜殺人，叛命不順以及侵占他人財物的舊法例，都嫌繁苛，一律遵守簡明

的新法例。』大家聽了這盟約，都歡歡喜喜回去，將平日所供偶像悉數都劈毀了當柴燒。當時墨克城中尚有佛寺三座，穆氏一派人去燒毀了；更派人到附近各城邦燒毀所有佛寺和偶像。穆氏諸事處理畢，留居墨克十五日而歸，歸時留十千兵守墨克。

穆罕默德收服墨克後勢愈振，歸途中更將墨克以北的大城邦如花津、他邑府及默底納附近的忒米木等都收入版圖，於是其教大行，四境歸順。朱乎得與忒爾撒兩教人深感日逼處此，因又德意隸屬魯密（即羅馬）而奉行兩教之諸國，連盟上書魯密帝，請其發大軍東征阿剌伯。魯密帝雖奉兩教，但早於蘇爾揚處習聞穆氏教義的正大光明；本不願出兵，只因各屬邦的力請，加上他好大喜功的野心，遂於回曆九年七月率師十萬東征。穆氏得訊，倒也覺心驚；穆衆也如大難之將至。當穆氏令穆衆自動登記隨征時，報名登記的只有三萬人；穆氏只好率之迎敵，距魯密軍三十里安營。不料兩軍尚未接觸，魯密帝卻已中悔，忽謂穆氏志在行教，不在圖國，下令收兵。不但這一場大禍從此過去，穆氏之教且從此大得遠近各國的信仰，於是近而耶滿（即葉門），遠而欣都（即印度）赤尼（即我國）都派人來求經，并請教穆氏以治國行教之方；魯密帝也兩次派人來詢問成王成聖之道。穆氏聲名洋溢於近東一帶，自印度以至於歐洲；穆氏之教也盛行於整個西部亞細亞洲。

二二三 穆罕默德之死

穆罕默德自墨克歸後，本定明年再往墨克朝覲「克而白」，只因魯密東征，穆氏困於征戰，不能前往，只得派額卜白克爾代往朝覲。回曆十年，決定親自一行，因於十一月十五日即傳令各方，凡十日路程以內的人，願往墨克朝覲的可齊集默底納同往，所以這一次朝覲，可說規模最大的一次，但也是穆氏親朝的最後一次，回教中人因名穆氏這一次朝覲爲「維達爾朝」，意即辭別天房「克而白」之朝，因這次朝覲之後，穆氏即不再親行此朝覲之禮了。

回曆十一年二月，穆氏聞魯密帝又有東征阿剌伯的意思，命其義子宰篤之子伍洒墨率師先伐魯密；師行，穆氏親自爲伍洒墨餞行，忽向伍洒墨道：「我恐不能再見你的軍威，并不能聽見你的凱歌了。」說罷不覺落淚。餞行歸後，即感身體不適，頭疼甚劇。自知將不起，便先將奴婢四十人釋放爲良民；將自己私有的錢財悉數施捨與貧民，不留一文。衆穆士聽見他病了，紛紛請求看看他的病，他當即說道：「好，好，我正有話囑咐大家，我自出來，大家不必進來了。」說罷即叫爾里和法足立兩人攙着，由爾巴士引導，到禮拜寺的論臺下，坐末級上，向大眾作最後的囑咐，略謂：「萬物都有朽腐，除非真主不死。人類自從始祖阿

丹就不免死，千古聖人也不免一死，所以我也不能免於死。你們要知道，你們是人，我也是人，既同是人，卽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們都要同歸於真主。你們大家都應本此心理，互相諒解。我今要和你們永別了，先你們而歸天國了。你們要知道歸途上必須要有旅費，這旅費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就是行善。歸途上更必須要有路引，這路引也不是別的什麼東西，就是認識惟一真主之存在而行真主之道。』囑咐大衆畢，然後對學者，對官長，對富戶，對農民，對商人，對工匠又一一分別囑咐；歸家後，又特別囑咐輔士遷士，勉勵他們：要認清正道，爲天下表率。第二天，又叫爾里和法足立攙他出來，仍坐諭臺末級上，召集了輔士、遷士以及一切軍民人等在臺下，向大衆道：『生前有過，死後必罰；今世清白，後世乃安。我如今要和你們永別了。我平生倘若借了你們的錢而沒有償清，今日都可來取償；我有冤枉你們的地方，今日都可來報復；我有非法怒罵你們的地方，今日都可來辯明。一切趁今天償清，免得我在後一世遭殃。』大衆再三安慰他，他涕泣而道：『我止有這一次懺悔了，你們不要耽誤我。』大衆齊聲道：『天差實在沒有什麼過錯，安息安息罷。』他道：『一個人那能無過，不過有小大隱顯而已。你們說我無過，難道真便無過了嗎？天罰無私，不問聖凡。天罰之下，你們能庇護我嗎？與其到那時無法庇護，倒不如趁今日大家不要隱而不言。這樣我才可博得個今世清白。』說罷又坐着等了許多時候。衆人見他如此自責，也紛紛提出自己

的過失，他乃代衆向真主求赦，并說道：『人誰無過，能悔無大罪，自矜無小罪，大家有過要能悔能改。』

就在這一天，穆氏親自書寫遺囑，囑咐他死後，一切國政教典，盡歸額卜白克爾聽斷。是年，即回曆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午時，穆罕默德病終，額卜白克爾遵遺囑嗣位，是爲第一任「哈里法」，「哈里法」、義卽繼承人。

二四 我們對於穆罕默德應有的認識

穆罕默德的一生，確是如他自己所說，少時以牧駝爲業，成聖後以教化爲業，遷都後以征伐爲業。但他一生的中心事業，卻實在是教化，也卽是創教。

他所創的教，就是我國所謂回教，也稱清真教，而在阿剌伯人卻名之爲伊斯蘭教。回教一名的由來，有人說是因唐時由回紇人傳入，意卽回紇人的教；有人說是元時回回國（卽花刺子模）所奉，那無異說是回回人的教；有人說是「回」字很像「克而白」的形象；有人說取義「回向真主」。除了回紇人傳入一說或有可能性外，餘都不甚足據。回回國人奉行的一說，安知不因花刺子模人奉此教而得回回國之稱的呢？至後兩說，則似乎都有些望文生義。自唐以來，此教正式名稱，實爲清真，這是有唐玄宗天寶元年所立的勅建清真寺碑記可據。

的，而教中人自稱，也是清真教。這一名無疑是從「一切非主，惟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欽差」三句「清真言」來的。至於阿剌伯人自稱的伊斯蘭教，當然是這一教的本稱。「伊斯蘭」一名，義爲「和平」，他們的經典古蘭經上曾說：「安拉召人到和平之宅」（見古蘭經第十章第二十五節），又說：「安拉是賜人以和平的」（見古蘭經第五十九章第二十三節），都是伊斯蘭得名的證據。那末我們可說伊斯蘭教，即清真教，也即回教，是一種和平的宗教。

穆罕默德所創的宗教，既是一種和平的宗教，那末他的教義當然也是提倡和平的了，何以他的後半世何以又要「以征伐爲業」呢？難道真如歷史上那些野心家所說的「以戰爭求和平嗎」？這話無論你怎樣雄辯，終覺是大大的矛盾。穆罕默德既是個創教的宗教家，而宗教家又本是人類中最博愛主義者，是最最懂得「人我一體」的必要者，決不像野心家那麼口是心非。要明白這道理，得先明白穆罕默德所處的世界是何世界。茲分宗教、政治、經濟三個方面分疏於下，來說明穆罕默德的胸懷。

(一) 宗教方面 在他生時，猶太（朱乎得）和基督（忒爾撒）兩教正盛行於阿剌伯（阿爾壁）牛島；這兩教本也是信仰惟一真神耶和華的一神教，可是猶太教崇拜金牛等像（想是受了埃及拜牛的影響），基督教崇拜耶穌及馬利亞像。這對偶像的崇拜，即便是穆

罕默德所最反對的一點，他一生在宗教上所出力奮關的對象也便是這一點，他所以力闢這兩教而自創新教也就以這一點奠定他的基礎。其實這兩教的創教者摩西（母撒）和耶穌（爾撒）原也禁人拜偶像的，所以他對這兩人也奉爲大聖，這一點便是猶太、基督兩教所受的制命傷，無論如何不能和他爭的。所以他所創的伊斯蘭教，實在不是脫離這兩教而獨立新創的，只是就這兩教的流弊而加以洗滌的。不過他的理論，也有爲摩西和耶穌所不能及的地方。摩西是確認有這麼一位天神耶和華的，而且不妨將耶和華描繪得有形有像，不過是具有無限力量的一個超人。耶穌呢，簡直自承爲耶和華降生。至於穆罕默德所奉的真主安拉，乃是無形無像的天地萬物主宰，而人要順主近主，只要體主行道，禮拜齋戒只是用做修持的功夫，與捐課同列於五功，並不像別的教門那樣是對所跪拜的神的一種敬禮或迷信，所以他所奉事的真主，卽是道，卽是理性，卽是自然律，所以無可形像，可形像的卽非真主，大有我國老子書中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那個「自然」。惟其如此，所以他只要不設偶像來跪拜，無論猶太教，基督教都可引爲同調。他聽見羅馬（魯密）打败了波斯（法而西），就引爲慶幸，卽因羅馬奉基督教，而波斯卻是行拜火教的緣故。他之所以要與猶太，基督兩教人鬭爭，是因這兩教人要打擊他才奮鬭，並不是他要打倒這兩教，所以他曾說：「古先聖人的教如何革除得。」所以他的創教只是

改良，而不是打到人家聽從我，如何能說他不和平呢？

(二)政治方面 講到當他生時阿剌伯的政治，只有林立的部落，不時互相攻伐，所以當時所謂國家，頂多只是些城邦，有的連城邦還不會設得上，並不會成立一個統一的國家。這時候羅馬和波斯正在互爭雄長，這個尚未有政治組織的半島，而尤其在這半島上人所視為生活所必需的駱駝隊商，在在受着這兩強爭雄及野蠻部落貝陀因劫掠的苦痛，而自己又不能有一統一的國家來抗拒這種外來的苦痛。這一問題正是穆罕默德當時所急想解決的問題。穆罕默德本來可以繼額卜他吏部之後而為墨克首長的，但當時他已認定這種政治上的地位，絕不能使部落林立的阿剌伯成爲統一的國家，只能加入互相攻伐的局面裏去加甚阿剌伯人的苦痛的，所以當蘇福揚投降後疑他已稱帝時，爾巴士即告訴蘇氏道：「他是奉主闡道，不坐帝位，以道德爲勝的。」當他遷居默底納時，大家請他坐正位時，他即以「正位爲王者之坐」來辭謝，而定要偏坐。他的不要政治地位，而願以教主或聖人的地位自處，是想以主和道先統一各林立部落的人心；人心統一後，才可期其組成一個統一的國家以求得全半島的和平；有全半島的和平而後可以抗拒羅馬波斯的蹂躪。同時他又明白果專從政治謀統一，必遭兩強之忌，所以用傳道的姿態來求統一求和平。果然羅馬帝也入其玄中，說他是志在行教而不在于圖國，并因此罷東征之兵。其實在他遷默底納，平墨克後，

都隨時制禮立法，明明有他的政治設施；而且使耶滿欣都兩國之主向他請教治國之道，便是羅馬帝也三番兩次派人請教他，足見他有他的政治理論與成績。只就他對耶滿國王說的一段話，我們就可窺見他政治思想的卓越，讓我引在下面以見一斑。他道：『治國之道，以國家的力量養人民的爲上，以人民之力量自養的次之，若以人民的力量去養國家，那是自敗其國，國家倒成了人民的仇敵了。國家一成爲人民的仇敵，那末民心失盡，人民的怨恨從此生，而一反掌間國也不保了。』由這幾句，就可見他的抱負是怎樣的了。

(三)經濟方面 阿刺伯地方照本書第二節所述，是怎樣一個酷熱而乾燥的沙漠地帶，人民生計，除了牧畜駝、馬、牛、羊以供乘騎食用之外，只有經商，因此在這種生產方式的社會中，貧富不均的情形特別厲害。穆罕默德的經濟理論，就針對這一現象而發。他所定的五功中，特定「捐課」一功，看得和「念誦」、「禮拜」、「齋戒」、「朝覲」一樣是一種體主流道的功夫。他所定的捐課功開頭就說：『捐課散財是仁者的急務，而應由有財力的人負責。』其所定最重要的捐課，爲財產之課：凡人手中有滿一貫的錢財，應課以四十分之一；黃金二兩，應捐出五分；白銀十四兩，應捐出三錢五分；有牛滿三十頭，捐出一歲小牛一頭；四十頭，捐兩歲小牛一頭；六十頭，捐一歲小牛兩頭；八十頭，捐兩歲小牛兩頭，餘類推；羊滿四十隻，捐殺一隻；百二十一隻，捐殺兩隻；二百零一

雙，捐殺三隻，餘類推；駝滿五頭，捐羊一隻；十頭，捐羊兩隻，餘類推，至駝二十五頭，捐駝一頭；田園所產，捐十分之一；這是正課。捐課所得，都散給貧窮的人，先親後疏，先近後遠，有餘則收入義庫，不能收回去散與家人；富人家卻連童僕也不能受這種捐課之所得。此外凡不由財產或商業所得的財貨，如鑛窖所得，擄掠所獲，或由官收沒的財貨，叫做「贏財」；贏財的課，課額重於正課，要捐出五分之一，拿來散給貧民，或交官代為散給。這施貧的一件功德，在穆罕默德的心中，還是遜就當時社會以便行道的，他真正的意思，還是天下財富應為天下人共有。他這種理論，一見於他拒絕底納自願捐地時所講，再見於他臨死時的囑咐富人。前者我已在本書第十八節提過；後者則是當他在囑咐富人時最後歸結的兩句話：「凡我物皆主之物，窮焉為天下共之。如此居富，乃為代主行仁。」

這種地方，都足見他確實是一個持「博愛主義」、「人我一體」的宗教家，而且是一個有理論有辦法的宗教家。他之所以能成就這偌大的事業，確不是偶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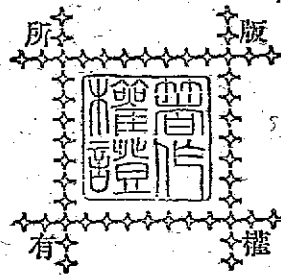
(完)

民國三十七年二月初版

中華文庫穆罕默德（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二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金兆梓

發行人 李虞杰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代委

印刷者 中華書局永寧印刷廠
上海澳門路八九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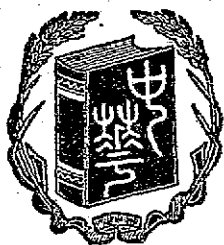
發行處 各埠中華書局

（一三六三一）

2

801034

2
801034



(13631)